輯要

十九

英宗朝 上

朝野輯要卷之十九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
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
武熙敬顯孝大王諱昑字光叔 肅宗第二男淑嬪崔氏
以 肅宗甲戌九月十三日 誕生于昌德宮寶慶堂巳
卯封延礽君號養性軒 景廟辛丑封 王世弟甲辰八
月三十日 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甲子拜 靈壽閣八
耆社庚申上 尊號至行純德英謨毅烈壬申加上章義
弘倫光仁敦禧丙子加上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壬辰加上
大成廣運開泰基永丙申加上堯明舜哲乾健坤寧丙申

三月五日昇遐于慶熙宮集慶堂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
三令 上壬寅定世室有二男七女○元陵楊州健元陵右岡亥坐
○睟容十一本二本奉安于彰義宮藏譜閣又二本昌德
宮璿源殿又一本江華長寧殿又一本永禧殿又三本毓
祥宮又二本璿源殿
妃惠敬莊愼康宣恭翼仁徽端穆章和貞聖王后徐氏籍達
城郡守 贈領相達城府院君孝僖公宗悌女 肅宗壬
申十二月七日 誕生于嘉會坊私第甲申行嘉禮于松
峴坊私第封達城郡夫人 景宗辛丑封 世弟嬪甲辰
封 王妃庚申上 尊號惠敬壬申加上莊愼丙子加上

康宣丁丑二月十五日 昇遐于昌德宮觀理閣壽六十
六壬辰延上恭翼丙申加上仁徽 正宗戊戌加上 謚
號端穆章和○無育○弘陵 高陽昌陵左岡乙坐
繼妃睿順聖哲莊禧惠徽王大妃殿下金氏籍慶州領敦
寧鰲興府院君忠憲公漢耈女 英宗乙丑十一月十日
誕降于驪州私第己卯封 王妃行嘉禮于於義洞本
宮壬辰上 尊號睿順丙申加上聖哲 正宗戊戌加上
莊禧癸卯加上惠徽
靖嬪李氏謚溫禧宮号延祜園號綏吉 楊州高嶺艮坐
暎嬪李氏廟號義烈 墓在楊州大治洞丑坐

男真宗大王

男思悼世子諱愃字允寬暎嬪李氏以乙卯正月二十一
日 誕生于昌慶宮集福軒丙辰封 世子壬午閏五月
二十一日 薨壽二十八 賜諡思悼丙申 正宗即位
上 諡莊獻 宮號景慕 園號永祐在楊州拜峯山甲
坐癸卯追上 尊號綏德敦慶己酉遷 園于華城盤龍
山 坐○有五男三女
嬪洪氏籍豊山領相鳳漢女乙卯六月十八日 誕生于
盤松坊私第甲子封 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本宮壬午
賜號惠嬪丙申 正宗即位進 宮號惠慶戊戌進

號孝康癸卯加上慈禧○誕二男二女

男懿昭世孫諱琔庚午八月二十七日誕降辛未封

世孫壬申 薨壽三歲 謚懿昭 墓在楊州鞍峴亥坐

男正宗大王

女清衍郡主 光恩副尉金箕性相翊子

女清璿郡主 興恩副尉鄭在和樺燠子

男 裀 良娣林氏出娶宋樂休女

男恩信君禛 良娣林氏出娶洪大顯女謚昭愍

男 禶 守則朴氏出初封恩全君罪死

女 主 守則朴氏出唐恩僉尉洪益惇亮畝子

女和順翁主 靖嬪李氏出月城尉金漢藎

女和平翁主 暎嬪李氏出錦城尉朴明源

女和協翁主 暎嬪李氏出申光綏

女 鄭妻 暎嬪李氏出初封和緩罪黜日城尉鄭致遠繼子厚謙延罪賜死

女和柔翁主 貴人趙氏出昌城尉黃仁點

女和寧翁主 文氏出青城尉沈能建

女和吉翁主 文氏出綾城尉具敏和

甲辰八月三十日 上即位于仁政門尊 惠順慈敬大妃為 大王大妃 王妃魚氏為 王大妃 嬪宮徐氏陞 王妃〇國朝寶鑑曰 上誕降前三日有紅光亘于東方其

彩玲瓏白氣罩其上是夜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已而
上誕降有文在右腕如龍鱗者九自幼儼如長者毎進見于
肅廟跪必危坐不命之退不退事　仁顯王后至孝常取
苑中百花手自釀酒進于　后〻讀賞時　上春秋纔五歲
也在邸時聰卒甚簡行路不知為王子也及　嗣位受寶於
殯殿當是時宦侍宮人尚多尚儉忍貞之輩肆發不道之
說至以寶盡擲之階隅寶鎦缺裂聲徹　御次　上聽之晏
如若不聞也寶鑑又曰辛丑　上在潛邸以八月十五日
肅廟誕辰拜　明陵往高靈農舍五日將　闕起居暮𦵔至
德水川夜深無火甚黔巖撥站人有牽牛過前川者從者告

曰盜也 上謂撥將李聖臣曰彼廹於飢寒也然農者無牛
何以耕乎站將雖卑亦職耳甬其善處牛歸其主盜勿告官
聖臣即如 上言比昧爽 上還京第則鶴駕備儀於郎門
之外矣蓋已建儲也聖臣記其事付站壁及丙子春 上幸
明陵晝停站舍覽壁記命謄以歸至己卯 上語筵臣宣付
史官
九月十九日兩司合啓 延婢事云云 俞音久閟 仙馭遽遠
云云 殿下必有痛傷於斯矣請査行藥宮婢出付鞫廳
答勿煩連啓 上曰 先朝靳允非始且涵貸之事予之連
下不允之批非忘 君親之誓矣亟停勿煩○大司憲李明彦

掌令柳時模校理尹容正言韓師得校理吳遂元修撰李巨
源持平朴徽東等迭相力請 上曰先朝曰無之曰寔無王
言豈以有爲無耶予今盡言三司一向爭執中外以予爲如
何耶○十二日傳啓
○卜相柳鳳輝加卜趙泰億
○禮判李真儉啓當有 私親延奉之節新建祠墓官供祭
需修墓道置守戶一依仁嬪例擧行爵號自 上指教可以
擧行矣 上曰既有 先朝爵號予意則亦用仁嬪例大臣
意何如領相李光佐曰用先朝爵號而加大字亦率攸行之
意也 上曰平日小心謹慎予亦以小心謹慎爲延執之道

何必大字為尊崇之道乎三年後尚未建祠過因山民力稍甦舉行可也光佐曰民未易蘊何可待此待春舉行 上曰依爲之光佐曰墓道增修當舉行矣 上曰墓道予親自修治令無更修處李肇曰石物加排好矣 上曰曾見靜嬪神道碑予亦有意而未果徐〻舉行宜矣光佐曰祠宇建立時立碑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碑石買用宜矣○後二十九年癸酉追 上謚曰和敬改昭寧墓為園廟祥廟為宮祭享一惟宮園之例以淑嬪封爵之周歲也及甲戌湖儒李匡運上書請追崇昭寧園 上嚴責命逐送之後加上謚號徽愼孝純綏福

昭寧園楊州高嶺酉坐

○倫忌記昨年特放因臺啓還収每以此 聖心傷感今以
放還矣但遵 聖意聖后在天之靈想必欣慰前判書閔鎮
遠特為放送承旨柳綏南訖明李重述覆逆執義尹會啓請
還収 上命削黜大諫李明誼救會不允
○王子敬義君孝章世子封爵事承傳乙巳封 世子丁未行嘉
禮戊申薨 正宗即位後追崇
○十一月雷異下旨求言清州儒鄭奎相疏請復先正宋時
烈院享權尚夏爵名治昱致雲誣賢之罪傳曰奎相疏還給
○幼學李義渊疏 大行大王不幸有倦勤之疾先朝顧命
大臣奉東朝聖教策我 殿下於儲位惟彼羣小以半夜倉

卒陰移天位等說動搖民心而北門潛入釀成奇禍儒林世家誅戮無餘里巷禁庭蹀血之言設計陰凶在今 殿下之責宜並正羣小壅蔽之罪以明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大王之意又曰元老被誣風雷偃禾君子未宥霹靂拔樹灾異之由自古而然又曰至於斯文是非 肅廟遺教昭々 凶徒無憚於黜享尹志述之抱冤士林流涕復享之典褒直之舉尚未舉行云々 政院啓義渊疏扶護凶逆網打善類云々 備忘記李義渊疏專出護黨原疏還給噫朋黨甚而是非不明今後若有此事相擊豈不感傷和氣乎此等護黨之言雖日上十章予則不用云々 校理李巨源修撰李眞洙承旨李明

誼請對請並正義洞之罪云〻 上曰爾言過下一時狂妄之言何必以極罪〻之也又迭相力爭 上曰此後若有此等事竄之配之可也今罪義洞則不可予有所守更勿強勸又力爭不已 上曰倫忌還入則當改下矣李明誼曰閔鎮遠特放故致有此疏云〻 李巨源曰快從臺啓閔鎮遠特放還收仍正義洞誅 先王之罪仍下倫忌明示好惡云〻倫忌還入傳曰更觀批旨則好惡之意自在其中原批還下焉

○大諫權益寬疏正言金浩疏李義洞置之極典事徐宗廈啓請拿鞫事柳鳳輝劄云〻 答曰向年卿疏斷〻無他予已洞知李光佐劄云〻 答卿之貫日之忠予已詳知金一鏡疏

臣所撰教文口占呼草之際語到宮城陳兵盡有逆集之扈
衛宮城非其黨盡殺之語將欲形容其事昭宗紀下司馬光
敍李訓鄭注時事涉血禁塗一勾依稀憶得涉塗之塗字蒼
茫不記臣乃認塗為庭呼涉為水邊枼字掌令李太元曰此
足邊非水邊也遂以蹀字書之古人以涉蹀二字通用蹀血
之語詩史極多蹀血京師都門蹀血不可勝記臣於古文中
蹀血二字目習耳熟不復多思容易書下只取字義不問其
出處云云答何足為嫌○趙泰億請對入侍歷陳義淵罪狀
請明典刑　上曰李義淵絶島安置可也臺諫鞫問之請決
知其過矣泰億曰義淵既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之意云

者罪關倫常決不可置之云云唐時宦官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世之無識者或有如此者至於辛丑事非出於爲國家定策之意也以後延拍觀之是豈近於乃心王室者耶承旨金東弼曰義洞至以 先大王有倦勤之疾云語意絶悖況凶賊輩罪關宗社則其可以謂有定策功而容貸耶風雷偃禾比凶魁於周公其亦無嚴矣 上曰予在私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上可質乎心泰億曰 殿下本心臣下豈不知之公除日特拜柳鳳輝爲相此寔帝王罕有之盛擧也又曰 殿下快賜允從特命島配不勝感歎而臺陳執法之論不得不如是也○奉朝賀崔奎瑞疏不意人疏以

向来廷賊謂宗社之計云云
○清州儒宋載厚疏請復先正臣宋時烈院享之儀雪先正
臣權尚夏泉塗之冤云云又曰一鏡通天之罪向来教文曰
幾乎蹈魯韋鍾巫之駭機殆亦售趙高沙丘之餘術一則曰
殆不免禁庭之蹀血茲三事稽生骨肉事變因挻雖其同黨
者亦嫌其措語鍾巫一句則付標刪改而旣下候院衆目咸
覩則不可以請改有所貸况禁庭蹀血四字須示八方使我
聖上受此無限污衊而滿庭諸臣終無一言討罪時在文
衡者佯若不知反奬以能文又曰鳳輝之頃年一疏顯有危動
之心路人所知今日廷臣庇護崇奬轉擬相望彼輩目中無

殿下固已久矣願先正一鏡之罪又彰鳳輝之罪云〻

傳曰還出給○東學訓導李鳳鳴疏論輝耇鏡與宋載厚疏畧同 傳曰李鳳鳴構捏大臣不有餘力誠極駭異原疏還給今後事係黨論者勿捧入 傳曰大臣因鳳鳴疏而不安云鳳鳴遠配可也

○司直李明彥疏言自古凶逆欲行簒奪者必動引伊霍勢成威立之後終至簒奪乃已漢之董卓晉之桓溫其意何嘗在於獻簡哉向日頤命輩之心寔欲假 殿下為名 殿下於其時卒受此輩之擁立則其果安於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亦將以 殿下為何如主耶 殿下於此宜深加痛惡云

云
○脩忌記義洞欲探予意援進凶疏予非不知明示典刑只
給原疏者予之方寸甚然此等説荅之汚口故也諫臣儒臣
以前日之不忠何忠於今日之意迭陳於前每聞此言寔欲
溘然以金一鏡事觀之職在經幄護黨如此金東弼疏中衆
口譁然指為狂妄獨儒臣未能聞知耶黨錮如此宜遞其職
以示廓公言之路故義洞相臣請對後特施島配至若教文
與章奏有異代撰王言不可不審也蹀血禁庭懷刃鍾巫両
句春秋綱目所書者何處乎孔子誅少正卯乃嚴隄防也収
奪官爵門外黜送昨配義洞今黜一鏡乃破朋黨也重綱常

也承旨李重述李明誼啓金一鏡應製之際要不過無情所
致頃年諫臣之疏亦斥其文詞之荒雜而已至於儒臣所達
亦出有懷必陳豈有護黨之意遞職之命下於意外亟收一
鏡削黜臣源遞職之命　傳曰職在近密護黨之習可駭○
護軍柳復明前縣監朴師聖疏請一鏡快正邦刑護逆諸人
一并竄黜答一鏡已施削黜之典護黨之人亦罷其職矣何
戮之而後始正王法乎○備忘記一鏡教文中語靜而思之
不覺心裂肝肺殯殿寧欲遽然不可削黜而止絶島安置
當日內押送急於私黨不顧分義伊日覆逆承旨削奪官爵
門外黜送現告李明誼李重述○禁府金一鏡珎島安置

傳曰特命之下珍島定配駭然該堂重推旋義改付標又命荐棘○前郡守李鳳翼疏李森當此岌嶪之日如許奸凶不可委之將兵之任請亟収兵權快施竄配尹就商與逆鏡親狎路人皆知亦宜罷黜一鏡決不可栫棘而止快正邦刑以明春秋之大義答曰終涉過當○校書博士李漢東疏曰故相臣金尚憲當 孝廟欲幸山陵之日封章力挽可的今日之事也當此之際 殿下慎重一身而因山時親行之命有司之臣草草防啓而止伏願亟収成命云云答進言可見愛君而情理所在難以撓改○儒生崔補疏曰李鳳鳴一疏粗伸討復之義在廷之臣庇護賊鏡以言守相則柄用之大臣

首把問測以言乎將則倚仗之御將未免指點安知非與賊
鏡綢繆而然歟云云 傳曰崔補島配當日押送○司直許
玧疏論一鏡罪及營護人之罪又請寢山陵事 傳曰位
居宰列未能脫黨習請寢山陵事與漢東疏相符不可以宰臣
疏答之還給禮判李真儉疏許玧之疏又繼如出一套敢以
陰秘之說爲間君臣之計云云○前正郎林柱國疏論一鏡
鳳輝李森尹就商之罪且論一鏡換敎時主文趙泰億事
傳曰林柱國削去仕版原疏還給
趙泰億李真淳入侍時趙泰億曰金一鏡事處分至嚴臣初
旣不得早言臣罪大矣一鏡文字出後豈獨金東弼知之朝中

諸議莫不譁然此是壬寅年也一鏡賜貴臣貽書戒之一鏡
怒之辛丑以後不得相至於教文盖臣至親入教文其文得
失臣亦不敢言之且向来諸議或以爲罪其人而改其文或
以爲不可以文字殺人一日二日自然至此寔非庇護而然
也當初不言之曲折如此彼李鳳鳴崔補輩憑藉此事欲空
朝廷矣臣既有嫌初不敢言而已現發之後何敢容貸雖更
加罪至於死亦無惜又分疏李森事 上曰義潤以誣 先
王之罪臺啓連請鞫可謂正論至於一鏡事其於 先朝
友愛之至德如何而有此等言耶執法之臣亦當請一番鞫
問而默無一言予寔慨然李眞淳曰三司之不言亦有委折

教文出後幻語驚駭或曰可罷或曰猶未明知議未敢一還
就至今聲罪後尚無言者初既不言今方自處不服而然矣
上曰今日金弘錫亦疏論義潤而以向予之所云破朋黨
三字爲言逆之爲逆予豈不知但其餘人豈盡逆耶此予所
以欲務蕩平之道○領相李光佐承旨鄭錫三入侍時光佐
曰臣所遭口語古牒所無乞寢山陵章事云云　上曰李漢
東疏初則泛看及聞承宣所達乃覺語意之陰秘崔補疏非
渠一人之言且許玧白首輩列與漢東一隻手扐欲打破彼
輩之言不欲撓改矣光佐曰金一鏡事其還就至今之由右
相及金東弼已達而莫非臣等之罪也臣與一鏡臭味燕越

大提學緣臣而不得爲而戶兵判則時議所屬不得已爲之
此亦臣罪 上曰予豈以大臣不言爲疑乎大臣不爲偏護
一鏡予豈不知光佐曰李臣源曾與一鏡相較李眞洙亦非
私護一鏡之人也光佐又曰李義淵故參判端錫之侄也其
疏直以辛丑以後事非 先王本意如此不道之言悖慝只
以護黨爲殺世事在 殿下爲父兄之事如是泛處國人憂
鬱不服云云 上曰予非不知其言爲不道而本則出於黨
習故云云矣島配因右揆言爲之矣首揆之意義淵何以處
置則當於律乎光佐曰直用極刑宜矣錫三曰世庭也設鞫
決不可已也 上曰爲先拿來過因山後設鞫可也 上又

教曰一鏡不可一時栫棘而止亦依義潤例同爲設鞫可也
金一鏡事下教後不言三司一并罷職現告俞命凝柳儼朴
弼夢趙最壽趙翼命尹容金弘錫申致雲○護軍鄭東後疏
鏡賊之血黨盤據近密或誘以言語薄過或稱以安裁掩護
之状昭不可掩宜加竄黜之典身居三司之列者初視若尋
常崇奬擢拔前後明命之下一無請討之言可謂無忌憚云
云承旨尹游啓曰承命詣鞫廳則三大臣齊會方欲開坐之
際聞鄭東後疏語即出金吾待命傳曰勿待命事傳諭鄭
東後不過沮破鞫事之意然即開坐事言于大臣政院啓領
左右相出城事○前掌令蔡膺福疏柳時模改換教文之啓

用意陰慝一鏡㨾 大行朝綸音已須八方者也乃於今日延啓則將謂 先朝之王言乎抑謂今日之王言乎固宜先討鏡賊昭告 大行在天之靈仍命復㨾須示方可謂道理而時模急於營護只欲苟且了當假托啓㨾之請敢以不思出處等說疑亂聖聰宜施投畀之典金東弼昨年論鏡賊一疏可謂庸中佼佼及 聖上處分則彼鏡賊歸咎於東弼東弼恇惕乃以妄發等語費辭營救又曰鏡賊近狀無一人言者而因一李鳳鳴之疏懲討方行筵臣之請寢鳳鳴所謂爲建德報仇也疏儒拿鞫唯彼狂妄之人固不足惜而以言獲罪前後相繼今又嚴訊求言之旨反歸虛文云云 傳曰還

給持平李普昱啓請島配不允○右相趙泰億來請賓廳引
見○領相李光佐來詣賓廳引見○欽諭左相柳鳳輝承旨
尹惠教書啓當趁參鞫坐云○鞫廳李義淵刑三次不服○
京忠兩道儒朴趾赫等疏請復先正宋時烈院享權尚夏職
名仍論李光佐趙泰億等護鏡之罪訟李義淵罷刑之寃
傳曰朴趾赫極邊遠竄○傳曰一鏡拿來都事已過十餘日
尚無皀白今日大臣陳達別遣他都事拿來先遣都事推送
羅將拿來○備忘記司果朴胤東所進挽章危途閱歷千層
浪黼座依俙一夢場句語殊不愼重使之改進○前持平李
倚天疏權益寬李明彥尹容輩相繼投疏凶言無所不至大

臣以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陳達云唐朝昏亂閹豎輩援
立庸君之事引諭提陳於前席若此不已將至君不君國不
國自賊鏡以來護黨之論柳時模已極絕痛金始鎮以有心
無心爲假設辭探試上意彼以己巳餘孽提合時議又曰逆
鏡拿鞫命下已至一旬逗遛近畿國言喧籍從奏先發欲爲
掩跡臣謂覆姓承旨營護玉堂與金吾郞堂及金始鎮一并
竄黜朴亂東挽回臣測亟加究問又曰尤可笑者人告其姓
反欲自治雲時胥命詐出要君云云 傳曰還給領左右相
待命勿待命事傳諭○十二月初四日金一鏡拿來因初五
日 傳曰鞫廳本府爲之李義淵一體爲之○李義淵物故

啓金一鏡刑二次不服○前佐郎李台徵疏諸臣啓救自初
彰著凶情逆節必不一々究覈安保無周遮彌縫耶請親鞫
云々○忠清儒洪得一等疏 殿下徒知一々鏡不知衆一
鏡以一鏡治一鏡何以究得其奸情耶一鏡即 大行之庭
臣 殿下之讐人斬之於梓宮之前以告 大行之靈幷得
其同情夫正王法況非但蹀血句而已所謂蜚語妖慝戚聯
内屋等說明有指的且白筵抬辭締結行貨謀害兩殿者首
以一鏡現告而佯若不知抹而不書而草々昏命急々請對
乃以語涉兩殿更勿擧論事定奪此申鈺疏論其罪則乃反
掑陷安置而撲殺白筵以滅其口凡此數段誰能一々發聞

於一鏡未死之前耶悲如頃年尚儉必貞獄之不問締結之
誰甚也撲殺一鏡以掩同情寔非難事伏願毋墜術中云云
且引壘裏臨戎之義請親鞫云云答曰疑之太過語不擇裁
予不取也○前叅議朴聖輅疏賊逆固可誅而同情者獨不
可闖乎若不鉤得置法則雖誅一鏡而是一鏡尚自若也此
一款窮詰毋使徒黨見漏云云○初八日親鞫時 上教曰
辛丑一鏡疏及壬寅虎龍變書叅看則顯有同情之跡虎龍
拿入一體鞫問一鏡處懷刃喋血等問則一鏡曰古人多有
用者吾亦無心用之豈有向 殿下有心用之乎 上曰當
斬汝於梓宮之前欲慰 大行陟降之靈一鏡曰吾亦欲死

於　大行側矣帍龍拿入後　教曰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
於凶書中乎虎龍曰　殿下如青天白日何敢混入於凶書
予為社稷告變之外更無他意　上曰此言叵測矣又教
曰汝與一鏡有同謀之跡一一直招虎龍曰矣身與一鏡元
無同謀事一鏡教文中凶惨二字冝予萬死矣身則為社稷
告變有何死罪一鏡虎龍文書搜來後　上曰一鏡朝臣往
復書札不必盡為搜見即令焚之於殿前虎龍文書中搜得
一鏡教文及疏本謄草後其他亦焚之教曰汝與一鏡無同
情事則一鏡教文疏草汝得見乎虎龍曰朝紙一見後更無
得見之事　上令承旨持帍龍文書中兩紙示之曰此兩紙

何在於汝文書中耶虎龍色變語窮不能對兩賊推問時諸
臣默無一言一鏡言必稱先王忠臣稱吾而不稱矣身自
上發問一鏡者頻多至於以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語終無
指告而荅以如我忠臣何以殺之殯殿不遠唯願速死歸侍
云云　上又問曰汝於本府納招有沙丘密謀之句或曰宜
去或曰用之無妨之說同情者直告一鏡曰白首之年何可
責友畜生　上問虎龍曰汝之納書中不樂為君者何語虎
龍曰知　殿下有泰伯虞仲之心也至於賊鏡相符寧有是
耶二更罷坐　上曰明日庭鞫為之○初九日睦虎龍物故
啓　傳曰一鏡停刑鞫廳大臣引見入侍時趙泰億曰年老而

受回次刑者尚不經覈而虎龍遽覈事甚怪駭此則從當查
覈而罪人已經覈昨有告殯殿正典刑之教近有戮屍之例
依此爲之何如 上曰一鏡虎龍罪惡何可污口言之一鏡
教文措語姑置之自視以青天白日等語凶惨足以正刑矣
一鏡則昨日不能忍杖而虎龍則不然今忽徑覈必有委折
軍卒羅將刑推究問事分付泰億曰一鏡停刑何以爲之乎
上曰虎龍徑覈一鏡若又杖之徑覈則無以伸予之至痛
故使之停刑欲聞諸臣議泰億曰一鏡本府納招時自視以
下渠豈先覺耶語極凶惨故按獄臣驚痛相語則渠始請抹
去鞫囚可死之言寧許改乎宗無更問之端固當直請正刑

而人以爲撲殺掩跡故不敢直請矣其格中青天白日等語
旣虎龍之已所云云渠何敢又用之乎 上曰虎龍壬寅亦
爲青天白日等語矣泰億曰此等凶語虎龍鞫案有之而鞫
案嚴秘臣與沈壽賢全然不知矣到今鞫案搜見之際始知
驚痛何達壽賢曰壬寅鞫案則臣於壬寅以江留出去豈得
見鞫案乎青天白日等語臣則全然不知而一鏡則其時案
獄者也渠知獄案有此等語而今又發言矣渠之二人同爲
此言驚痛何達大諫尹游曰曾有趙嗣基直爲正刑之例直
以自視以下數句語明正典刑宜矣 上曰大臣出去試棒
結案終若不棒直爲正刑可也泰億曰虎龍何以爲之乎 上

曰不可經宿即爲檢屍今日內正刑泰億曰謀逆者斬於軍器寺前路誣上不道堂古介行刑嗣基及李師命曾於堂古介行刑矣 上曰兩罪人皆於堂古介行刑泰億曰大明律犯上不道不待時處斬籍沒家産今亦同此例 上曰然矣壽賢曰然則虎龍依此擧行乎 上曰依爲之○李光佐入侍時曰一鏡事虎龍事云云義潤之誣及 先王不道之罪與兩賊少無異同一體施律宜矣趙泰億曰一鏡籍産矣義潤亦宜依此光佐曰是正典刑今於虎龍施之義潤同爲施律則處分圓備矣泰億曰即臣當初之言也沈壽賢曰義潤徑斃已久或已埋則掘而戮之與即爲戮屍異矣洪致中曰

判義禁之言是矣 上曰判禁之言好矣光佐曰然則追戮之外
籍産等事一體舉行乎 上曰一體舉行凶人子息并流配
光佐曰臣之不請三罪人一體施律寔為國深思也○前獻
納鄭宅河疏請逆鏡施以逆律懸首藁街戮孥瀦宅告廟
須教虎龍宜與逆鏡同律荅曰一鏡既從嗣基之例虎龍則
追正典刑乃治逆之律甬言是矣特施懸街之律焉 傳曰
鄭宅河疏批中下教只於虎龍舉行雖以二人分付獨舉虎
龍事更為分付○知禁洪致中疏請一鏡與虎龍一體施行
荅曰一鏡既有嗣基例虎龍用向日治逆律所引各異律異
何傷○虎龍妻大阿只女大任今年生為婢子德成福成德

福為奴叔天禧為奴侄震興震福賫興安置一鏡于允興喜
雄昌海寧海流配○義潤子敃全流配○十二月十一日李
光佐趙泰億入侍時 上曰一鏡既伏法教文當改撰館閣
堂上牌招製進光佐曰外間議論一則曰以 先朝命令改
撰而具由殯殿而用之一則曰直以當宁命令撰之而具由
所以改撰之意可也云下說宜矣泰億奏同沈壽賢曰以王
若曰製進後可以須敎之意措語於末端好矣 上曰依此
為之 已上爛餘抄錄
○生員李德普進士申曙等疏請復先正臣宋時烈道峰復
享及權尚夏李喜朝復官事 傳曰是非姑舍蔑語無倫此

疏還給疏頭停擧

乙巳春 教曰朋黨之弊未有甚於近日一邊之人盡驅之逆黨其中豈無抱冤之人乎彼攻此擊公言杜塞今當歲籥更新豈無與歲俱新之意乎被謫之人令金吾與大臣登對疏决銓曹蕩平收用咨爾羣工祛黨習務公平保我邦家

○正月初二日前都事柳應愋疏言一鏡爲魁虎龍爲指使則一鏡之罪減於虎龍豈非失之又失乎仰念 殿下爲慮徑斃遵用 先朝趙嗣基之例此惟不然一鏡乃憑誣 肅宗與誣先王謀危 殿下與 慈聖之賊也近日討逆疏不過蹀血禁庭懷刃鍾巫八字而已至於 慈聖之受誣猶不辟破故

殿下終施次刑豈非痛恨乎惟我 肅廟扶賢作邪極其嚴重明正一鏡之黨失志快快惟我 殿下入陞儲位此輩肯中已有章蔡王進惡毒之計故泰耆操切於前鳳輝簽疏於後及夫 先王患候使我 殿下代理則錫恒以傳禪之語熒惑人心又使世良繼有陰移天位末後一事之說并與建儲事而顯然縛束我 殿下一鏡承受諸賊之謀自作窩主投進一疏直以冀顯簒奪等語為說則蹀血懷刃之說奚待敎文而知乎所謂冀顯即梁冀閻顯憑恃太后恣行戮廢之謀者也此不獨謀危 殿下并與 慈聖而誣若已的然矣此疏後不滿一旬尚儉之事出焉而 慈聖諺敎從中沮遏

不使外人知之鏡與諸臣力請直斬僉而逆婢鞫問不即舉
行并令自斃其表裡相應之跡尤益難掩及其白登指辭以
一鏡行貨謀害兩宮之說現告而一鏡暫時待命旋即請對
乃以獄囚之語犯兩宮者不為擧論定奪而自治其獄盡逐
言者天下寧有是哉尚僉之計不成謀危之跡已露而凶逆
之心猶未悛其跡曰懷刃夜半有若魯之鍾巫此誣 殿下
也食中行毒有若漢之冀顕此誣 慈聖也又曰乘輦矯制
有若秦之斯高此擬 殿下於秦亥也既稱討逆而反欲以
三手凶言罩籠我 殿下與慈聖者昭不可掩此可忍也此
可忍也其教文又稱冀顕前後文字凡三用冀顕而猶恐其

言之微而不顯曰面霍顯之行盃繼之以內屋戚聯所謂行盃即霍顯謀令太后置酒廢天子之事也此與疏語相符其指意所歸豈但章蔡輩誣宣仁而已哉溥滔兩凶乃 肅廟按治之賊而肆然贊羨誖語妖恶非臣子所忍提說之事而唐突首書噫噫為 先王代撰之文以誣 殿下已極窮恶況以誣 慈聖之說顯然書出以至毀誣 肅廟須示八方其罪雖寸寸斬尺尺剮何以償其萬一乎只斬其首保全其體凶陰情節尚未究覈此何獄體乎亟降明旨勘以極律又曰逆鏡辛丑冬疏既有同參諸人則可以究問矣請直斬尚儉等諸人及逆𤨏鞫問時不即舉行之金吾堂上不可不拿

間與一鏡同出於白堅抬者并命鞫問又曰忙忙急急不成
貌樣之說傳禪之語陰移之言便作淫虹震驚人心誰其不
治輝者恒良故有鏡倫虎治鏡倫虎不猛故附麗之徒猶得
躑躅云云命應爕權着紗帽入侍入侍時一鏡跪下六人崩
黜鏡賊以拏事下教應爕亦以傾軋削黜
○初八日造紙別提方萬規跪今日議論只知 殿下之受
誣而不知 東朝之受誣抑應爕猶未能劈破臣請陳之一
鏡所撰教文跡章中引用霍顯梁冀閻顯事至再至三推此
三事載漢史皆交通太后毒殺儲君者也是皆渠輩所謂小
急手者又曰內屋戚聯臣未知內屋何處戚聯何人又曰一

札更論於重宸遲速潛探於世相所謂重宸指何處而言也
重宸御札是豈論得者耶潛探期日將欲何爲耶是則渠輩
所謂平地手隱然以 慈殿亦有與知於其間者然於是乎金
姓宮人之啓又發矣金姓宮人之有無臣固不得以知以
大行朝元無此等語觀之其不在斷然可知渠輩豈不知其人之
冥無耶蓋許多機関藏在其中末乃粧出尹怨敎者援進一
疏至曰此賊自 先朝洪奉已久以 殿下所愛亦愛之意
有所不忍而然耶又曰淑媛趙賊最承恩寵先王寵姬猶加
顯戮癒供俸亦愛等語指意叵測淑媛引喻亦極陰慝此豈怨
敎一人之說哉若使戚鄰果有是言則胡不生置一二盤問

而急〻正刑後始發此啓嗚呼其設計窮凶極惡豈可使此
輩一日偃息於覆載間耶云〻又論沈壽賢擇配一鏡便地
事三司臣護逆事具遂元尹會赦不討鏡人事誌文改撰前
後發啓人幷施逆律事　傳曰方萬規疏末所陳大意雖好
至於冀顯二字與等文字雖出於一鏡爲臣子者何敢提論
其本語以駭聽聞耶此疏還出給方萬規削版〇左參贊姜
鋧等搢紳疏請嚴治方萬規罷事　荅曰方萬規疏雖極驁
痛其引用之人亦不究問則先治言其辭不諱者謂輕重如
何此等言一猶不忍聞其可成案而治乎以李光佐疏萬規
遠竄

○十一日夜備忘記一鏡不道之言可勝誅哉請討加律之
言或出於大臣或出於重臣而三司默無一言一並罷職現
告李明彦金維李廷洞呉重徵李普昱申[illegible]趙尚慶尹就履
柳儼李日躋趙文命尹游權益寬趙最壽尹會宋宅相尹晋
呉遂元尹彙貞韓師得李玄輔俞彦通尹淳尹行敎李宜輔
趙趾彬呂善長姜樸南一明成德潤李匡德尹光益○司果
金相玉趙鳴謙承旨除授吏參李世最禮判金興慶改差前
參判黃一夏敍用○備忘記禮參許玧大憲金興慶大諫俞
命弘吏議尹鳳朝承旨朴聖輅除授○承旨金東弼鄭錫三
朴聖輅兵參南就明改差事下敎

○十二日傳曰申銋出陸向日臺臣雖請還寢而不可以連
啓有所持難特為放送吏議請對被讁蒙放諸人別單書入
禁府啓之配未蒙放罪人宋相琦任埅李喜朝申晳吳重漢
依判付放送鄭亨益亦為放送李挺周李悟洪錫輔洪彦度
量移金壽大柳慶裕朴應厚鶴孫一業令配所減等李明會
出陸其他蒙放罪人并放送事分付各道○大諫俞命弘所
懷鏡賊未及究覈經先置法神人之憤不能快伸疏下六人
拿鞫事 上曰向来一鏡虎龍文書燒火時亦有下教矣先
武時亦有安反側事今不可為已甚事并遠竄又所懷向来
尹恕教論金姓宫人事供俸已久所愛亦愛等語指意叵測

請拿鞫 上曰向日右葛規批亦言口不可言之教到今盤問
之際不忍聞之說必多有之不可為矣又所懷斯文是非
肅廟處分炳若日星向來備堂回啓敢以非 先王本意肆
然誣毀其時回啓諸臣并姑罷職門外黜送 上曰令喉院
其時回啓人書入又所懷刑叅李森為鏡賊腹心鏡賊之黨
配也使將校潛自瞎問請絕島安置 上曰以其一時事至
用蒋棘以過矣○傳曰兵判李裕民除授兵曹草記新除判
書李裕民時在藍浦地何以為之 傳曰陵幸只隔數日令
姑改差前望單子入之沈壽賢落點召對時尹鳳朝曰司僕
提調以無故人差出事命下矣在京無故只是沈檀而聞入

於白望拾不可入之閔鎮遠洪致中在呂州催促則可及於
陵幸時矣 上曰依爲之 上曰臺諫入來乎承旨金相玉
曰入來而堂后入名對故不得正書入啓矣 上曰夜將深
矣臺諫入侍事注書出言司諫李鳳翼持平柳復明入侍合
啓鳳輝削黜事 答曰事關自己 大行朝罪之則可今時
則不可宋時有人如鳳輝者而英宗不罪矣承旨曰此與鳳
輝有異矣英宗時韓琦歐陽脩達曰陛下見蔡襄文字乎英
宗曰不見矣歐陽脩曰不見文字不可以流言罪人矣此事
載歐陽集中矣 上曰蔡襄有不宜北退語矣承旨曰此則
言於名號未定之前豈可與鳳輝於名號已定之後出言乎

聖上每以事關自己爲教 殿下之位卽祖宗之位也以
廷之紀上謂以事關自己而不嚴懲乎臺諫論光佐事 上
教以此人決不至於此矣勿煩又論泰億事 上曰不討一
鏡雖出於染黨其罪豈如此乎他事予所不知而門生國老
等說予分明記憶矣勿煩臺諫連陳不可不允之意 上曰
三相事已下批矣向日鋒刃之慘毒何可忍言此出於黨習
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豈可效此而爲慘毒事乎又教曰明
陵改誌啓請臺語不覺驚痛而光佐則援引先朝故事不必
以此罪之矣
同日合啓左相柳鳳輝抑何心腸以邦家至重之擧謂之國

本太輕以宗社莫大之慶謂之忙急草卒授受光明而至曰使令催促儲位已定而猶自驚惶憂惑末又以人心靡定等語罔有紀極況懲討方張突入登對無所顧忌姑先削出領相李光佐包藏禍心凶謀陰詭向日逆鏡撰文事出衆口諱然而乃反崇奬超陞入座之列通擬本兵之長愛護倚仗猶或不及逆鏡逆節彰著而身居三事終不請討逮登前席亦説不得至曰凡事久則因循討逆何等事而久而因循不爲乎且渠自以爲丙申以後心事未暴自劃於　肅廟朝及庚子大喪亦不趨哭陵草已宿之後揚揚冒出恣意擅美若夫明陵改誌文之請案是幽宮罔極之變而伊日收議語涉駭

悖況斷文是非 聖考遺訓炳如日星而敢以非 先王本意一筆句斷請罷職右相趙泰億進鏡敎文出則爲王文而蹀血二字看作尋常向日 聖上燭其姦節荐降哀痛之敎而稱病偃臥無一言懲討畢竟處分嚴正則欲爲自拔之計遂藉有嫌之說情態尤不可掩昨年賊鏡之儐使也送至西坰盃酒講歡詩句寓意所謂有嫌者如是乎若夫前席所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絶悖無倫噫噫國老門生即唐朝閹宦擁立昏辟之事乃敢以此擬於今時萬萬駭悖請罷職并不允新啓李師尚以鏡賊血黨昨年疏乃敢以 肅廟諸臣比倫於昏朝凶黨請絶島安置我 殿下光御大位而李

明彥敢以擁立等語肆然書於章奏請絶島安置 上曰前
黙又啓一鏡奬用銓官并削黜允之
○十七日李天海伏誅日前 上幸懿陵天海於駕前亂言
上親鞫天海乃蔽陰㤓不忍之説累施刑訊竟不直告指
嗾人遂正法
闡義昭鑑曰戊申逆亂時任瓌供云甲辰乙巳間天海
以凶言被誅此則有翼維賢做出凶言而使之也有翼
言維賢懷不軌之心欲推戴密豐作不忍聞之言欲玷
汚聖躬煽動人心成其逆事李師魯供云維賢以戚
里可爲高官非此時宜不草〻故有此悉國之言李翼

觀供云有翼初爲此凶言而有翼聞於朴弼顯矣天海
初居生民洞移水閣橋臣往來京中天海爲主人臣兄
弟夜與天海爲此言天海素唐突故臣果稍使而言根
又出於李日佐日佐弘澤之子麟佐之族居果川入賊
黨云蓋有翼弼顯敎誘維賢做出凶言又與翼觀之兄
弟觀孝世弘日佐傳播遠近翼觀又嗾天海作變之狀
至是盡露噫噫痛矣天海凶言即今年記致雲之凶言
也甲辰八月 景廟違豫二十日御廚水剌供蟹醬即
秋節新味故 景廟以此多進水剌其後過進之說流
傳外間有翼弼顯輩假此而做出叵測之言陰嗾維賢

而傳播之要以合於廷鏡之凶言又誘天海作前古所
無之變 上駭憤方鞫天海夜深承旨請還內 上教
曰其言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人臣子者不可他顧夫天
海凶言敢逼不敢言之地今年致雲又襲天海之說而
至於蟹醬之說雖以天海之凶言亦所不言痛矣寧復
有如此凶誣哉伊時 東朝設有所送此乃當然事況
所進是御廚所供乎蓋凶黨常以建儲代理之教皆出
於我 慈聖敢怨 慈聖積懷凶逆不道之心至於如
此可勝痛哉
○十八日方萬規拿鞫引尹鳳朝〻〻拿入十九日萬規堂

古介行刑尹鳳朝極邊遠竄三月命放送
〇二月院啓尹就商與廷鏡結為心腹頃年名岀白望指請
極邊遠竄依允又啓申慶濟李巨源李真洙遠竄事允之又
啓申致雲金始鑌柳世模李汝迪遠竄事鏡疏下六賊拿鞫
嚴問快正王法事不允〇府啓權益寬以廷鏡之從弟前後
疏啓指意凶慘至若今冬一疏遽提己巳之事已極絕痛而
與門生國老擁立援立之說一串貫来請極邊遠竄允之〇
憲府啓訓錬都正南泰徵締結廷鏡為鏡賊腹心與乕賊相
為表裡前兵使朴纘新以廷鏡之爪牙方在喪中換着軍服
暮夜往来路人皆疑與鏡虎同惡兩賊伏法之後益懷疑惧

聚首謀議無所不為請極邊遠竄至五月允之○憲府啓禁
都朴㺚顯即泰春子也泰春以凶溥之窩主至被鞫刑偉建
王章㺚顯濫通仕籍昨冬鏡賊拿來時一任稽滯顯有和應
之跡請削去仕版
○知經筵閔鎭遠袖劄 殿下所當先務者一曰敦孝悌二
曰恢蕩平也我 肅宗大王辛巳討逆丙申斯文處分可以
傳百世而無弊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我 大行大王仁慈明
睿溫粹和易不幸中年以後自覺症候之難強托 殿下以
儲位仍命代理諸臣不忍承旨者蓋有日矣及有世子可乎
左右可乎之敎則聖意愈懇 聖慮益深一種諸人自生疑

懼恐其不利於已趙泰耉冒入闕門直蒙賜對輒以宗社將
亡為言及廷臣尚儉事發乃反徑究大獄不覈事享虎龍一
鏡繇出而斬伐肆行誣悖滋甚丙申處分辛巳逆獄凡 肅
廟平日政令不問大小變易殆盡輒曰稟上旨取上旨嗚呼
其曰稟其曰唯者蓋其遠豫中泛應則群凶奏達本事是非
或未照察之然也夫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何損於聖德一
隊群奸曲諱 先王之有疾陰以自脫其簸弄之跡使凶徒
於 肅廟則直斥其處分謂由於沈痼之疾恣意誣毀於
先王則秘諱疾患言惑及此輒指為逆以至導 殿下撲殺
上書等人此其故何也事關兩朝遵 肅廟處分或慮有妨

於　先朝襲　先朝軌轍則又恐有碍於　肅廟持疑不決
左右難處　肅廟之誣無時可卞　先王之本心無時可明
矣必也明言　先王以仁厚明睿之姿不幸而有无妄之疾
爲小人所障蔽數年之間變易　肅廟之舊章者一出群奸
之眩亂然後庶可解中外之惑　先王本然之懿德乃明如
日星矣是豈非孝悌之本歟至若抓蕩平云者夫蕩平二字
謂人君用人處事之際絶排私意惟看其人之賢邪而已今
之賢邪卞之最易幸　先王之有疾恙　殿下之英明盤據
糾結欲濟其欲者皆凶徒也　殿下旣已覺其然之作退之
際輒亦頗藉愛護之意窃覸　殿下每欲避遠嫌疑拘於小

節傷於大體程子曰避嫌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鳳輝之沮過世良之凶言鏡虎之構誣其他危動不止此輩蓋宗社之罪人非 殿下之私讐也今 殿下慮人之疑其為自營容忍半年認賊為子不推不討而已新政之初擢鳳輝於輔相此真所謂以德報怨而孔子所不取也且 殿下之作儲極者 先王禀旨 慈聖定策其時諸臣不過夾贊而已有何功勞之可論而凶徒恐 殿下思用舊臣乃以援立擁立定策國老等說相繼陳達今欲敗 殿下於有嫌當避之科 殿下不得不動於此等說竄亂議諸臣無罪抱冤若久靳霈澤最後始宥數十人而當初以建儲陳疏之臺臣尚滯嶺海并

與同時被謫若均有向隅之歎此皆 殿下遠嫌疑之過也
朱子之告其君曰陛下之心前日未有私位之計云云誠至
論也 殿下前日未嘗有私位之心亟從謂 殿下聞此言
若朝衣之坐塗炭必欲遠嫌疑則適示人不廣也云云
○三月復故領相金昌集左相李頤命李健命右相趙泰采
官爵還官致祭故判書李晩成等諸臣皆復官國朝寶鑑曰
初 景廟有疾無嗣昌集等諸大臣白 景廟稟 慈殿冊
上爲王世弟賊臣柳鳳輝趙泰耉與金一鏡等搆揑昌集
等欲以危逼儲宮遂嗾睦虎龍起誣獄肆行殺戮昌集等諸
大臣及晩成等諸臣皆被慘禍至是右議政鄭澔劄請已死

者伸之在謫者放之遂命賓廳會議 上曰大舜誅四凶而
天下服今之元惡毋過乎一鏡與虎龍誣張大獄斬伐狠藉
天壤之間至寃盤結此今日所以不得不有昭雪之擧也然
若因此又加誅戮則非伸雪也乃報復也御等體此意務從
公平 命曰大臣復官即令賜謚金昌集忠獻李頤命忠文
李健命忠愍趙泰采忠翼復因儒疏建祠西湖賜額曰四忠
祠○三司合啓鳳輝加律巖鞫正法事光佐泰億加律島棘
事○命尹恕教島配○嶺儒姜桂字等疏請伸雪尹志述配
享四賢祠優批仍命躋享○虎龍上變初按獄諸臣極邊遠
竄其後按獄諸臣削黜僞勳僞科削罷事下教○是時三公

鄭澔二月拜相閔鎭遠三月拜相李觀命四月拜相

○四月司果鄭錫三疏頭日相臣以先大王疾患布告中外爲請而其後他相之劄又復力請告廟畢境登對果蒙準許云噫嘻相臣亦經事先朝尙安忍以此言進於殿下之前哉殿下於先大王親雖昆弟乃其繼體而傳重宗有父子之義父兄之事雖尋常言動之節在身後對人而言則尙且有惕然不寧之懷矣此我聖上所以嚴責向來大臣語及先后者也况其追提聖候何等至痛豈殿下所忍聞所忍言者而相臣之言至及於此使我殿下孝悌之家法將未免貽譏於萬世臣寔悲之藉令先朝處分

盡爲群下之所欺蔽直如相臣之言惟當曰罪在群下而已
如是而止亦足快意顧奚至忍提不忍言之言忍爲不忍爲
之事哉請亟收成命 上命削黜錫三而添八之命則還收
三司請錫三島棘只命島配又請收成命還寢之命允之○徐
命均疏政院稟旨退却宋寅明疏命還給而特下教添八事
復令還寢府啓徐命均宋寅明鄭錫三一體論斷事○院啓
李顯章島棘事李泰和極邊事並允之○清風府使李益命
以從孫鳳祥亡命處生事上疏待罪優批命錄用鳳祥李相
夫人卒孫鳳祥待罪命鳳祥甫謝
○先是二月睦時龍李重熀拿來設鞫時龍刑八次承服命

減死島配李重熳酌處

○四月鞫孫荊佐內侍傳教曰汝知妖僉事今之推問於汝者欲知顚末從實直招荊佐供尚儉與內人鄭貞綿結做言以爲闕中有狐着白簑道里往來托以捉狐多設機罟清暉門東宮問安路也欲沮遏以畣陰凶事蓋援局計也尚儉持兩頭筆或眞書寫之或諺書寫之見人則驚藏之或逢親密內人則授書相通內人乃鄭貞也尚儉自兒時受學於沈成川鹽一鏡往來沈家與尚儉常會尚儉受其指揮矣荊佐加刑島配○鞫徐斗昌〻〻妖巫之子賊尚之儻從必貞之至親凶黨締結宦妾斗昌母子爲其徯徑累刑杖斃○鞫沈廷玉

廷玉益昌子時益昌已死廷玉供臣與元徽爲異姓耳從一
鏡即臣前母之從弟尚儉寧邊人也一鏡元徽皆經寧邊府
使故與妖儉情密辛丑七月晦間夜三更尚儉家忽映大光
有開門聲一鏡來矣臣問尚儉〻〻曰金參議方應吉陳疏
問何以則批答速下吾曰若知疏入時則當周旋云〻元徽
以平兵下直時臣問云〻答曰一鏡輩當爲用蕩平所謂蕩
平專用南少矣尚儉家有客每夜來到即元徽尹就商睦天
任元一瑞乃辛丑至月臘月間事也前後謀議皆是疏批速
下揆爲速成事畜也疏批者尚儉也老論疏章從中沮遏若
有道也廷玉加刑島配廷玉弟廷紳島配〇鞫尹就商累刑

物故子志絶島安置○兩司啓世良之罪莫施兩觀之誅遽
斃牖下雖不能肆其尸於市朝亟行孥籍之典
○五月備忘記　先朝處分至嚴且明　大行朝繼述之意
藹然於絲綸之間逞憾之輩恣意網打構殺大臣延鏡唱於
前廷虎應於後其間十一人事嶽啓乃鏡虎之犄角也至於
妖儉乃鏡虎之爪牙也上賴　祖宗嘿佑　大行朝至仁至
友纔除妖惡一種狠毒之輩大生疑惧陰使虎賊遽出上變
鍛鍊誅戮若非　大行朝寛大欽恤則快心盡戮矣至兩年
而已哉既曰縉紳疏則何只七人疏中所論與虎賊何其相
符耶表裡相符的若觀火噫噫四大臣為国之忠悃被其誣其

所誣諸人竄而殛之未為不可而予不深治者亦有意見
云云向者奸凶誤國之事少無貽累於　大行朝盛德矣其
令館閣作文須示使中外洞知○三司合啓泰耉事　上曰
追奪鳳輝事　上曰削黜光佐泰億事　上曰罷戒錫恒事
上曰追奪○三司伏閤連日庭請至七月初三日鳳輝極
邊安置師尚處絞事下教　傳旨曰師尚唆嗾凶溥偉濔罷
綱鵠殺林演畜絕搖根先塲代製竊占兩子之科此於渠猶
為薄物細故曾按嶺南當廚院移直肆為宴飲臺章峻發我
聖考深惡久錮慍懟之志寀深於此及其兩子賊科之削
去也怨毒次骨頃年一疏至擧昏朝敢擬　聖考之世其罪

一也白望之上變狙擊請斅之老臣以絶保護 東宫之路
終售撲殺告者之謀其罪二也向者大臣聯劄請遵丁酉舊
例則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之說貽書賊鏡既有先除之謀
則後所欲為者的然可知其罪三也賊鏡拾中國若之或買
友之友盖指此等者逆鏡既伏王法則此賊豈有獨逭之理
手師尚處絞其子虁章極邊定配〇太學生鄭㮾等疏論輝
者恒佑罪且提及天海事 上震怒命島配㮾對不屈 上
霽威還収島配命賜溫批
〇八月尙侑龍等偽勳告 廟頒赦教文曰惟我 肅宗大
王辛巳丙申兩處分至正至嚴惟彼凶黨蓄憾積惡思欲一

逞而未有會也 先王初年儲位見處深惟 宗社之重爰
策渺末之身奸黨乘此時肆其凶齒冒嫌之言為其張本疑
感之說繼又危動與夫夜半叩閤北門潛入至凶至密至於
天無二日之語陰移天位之云尤極憯毒卒之逆鏡驅率六
賊倡上凶言作前茅於外妖儉以鏡羽翼陰幹密機爲蠱蠹
於內表裏煽偪禍迫頃刻幸賴 先大王友愛篤至不得逞
志儉先就戮自是之後凶逆之儔大生疑惧遂乃唆嗾虎賊
亟上變書書中誣及予身語極陰慝且其上變不先不後必
於使价竣還之翌日則渠輩肝肺於此益露矣獄事纔起庭
鞫有命則慮其奸之透露汲汲求對移鞫本府操縱伸縮唯

意所欲又請勿問勿書置予於黷黮之中仍復翔出三手之
說所謂三手一則劒一則藥一則柔喪矯旨云者以出森爲
忠兵爲大閑振而代授者又擬出外則其書自歸綻破又徹
出宮城扈衛之說作一肯綮而其爲同議之大臣宗亦出疆
已久則搆虛揑誣之狀於此益彰彼輩所指爲逆者輒稱三
手而唯此三事率皆無所着落其稱款者又多强押於死後
豈有如許誣罔之獄乎嗚呼四大臣臨危定策丹衷炳然至
於枉罹慘酷秉志不變者亦皆貞亮忠藎之臣次第殄戮天
下寧有是耶尤可痛者稱以討逆錄虎賊於勳籍强要千乘
之君與賤隷同歃盟血侮弄君父矯誣上躬至於逆鏡所撰

文字中鍾巫蹀血等語愈益兇慘蓋其設心盡殺保護諸臣
因而作上侵之計乃若門生國老之諭旨意悖慢尤非臣子
所敢道者嗚呼忠賢騈命國脉斷盡予身亦在朝夕危凜之
境向微我 祖宗黙佑 先大王至仁盛德則予安得有今
日乎惟我 先大王好生之意藹然於搢紳之間當兩大臣
之被極禍也旣降還收之命間以灾咎頻命疏放聖意所在
即此可見肆追 先王遺意旣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
李健命趙泰采之寃復官賜諡李晩成洪啓廸金雲澤金濟
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耇李尚[illegible]金時泰等還其職牒
超贈爵秩逆賊一鏡虎龍等并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

叅酌處絞革罷扶社切收其錄券其餘凶賊或竄黜或囚鞫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逆順之辨庶可慰神人於戲伸究討罪適見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絶小人之禍云云 大提學李匡顯製進

丙午五月捕將張鵬翼請對言有咸遇臣者入於譏捕中搜得諺書三幅所言極凶悖矣仍袖出其書上之 上覽畢曰虛誕甚矣其供如何鵬翼曰遇臣稍解病理尚宮內人言於渠欲買毒藥云其言凶悖宜有設鞫之擧也上曰宮人輩於予有何用藥之事乎以向時虎龍事言之若不設鞫鍛鍊則終歸誣告而已辛壬間事予至今痛惡此等虛罔之類何設

鞫之有乎仍命梟示
○兩司啓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撤去廟庭配享事
○先是乙巳十二月司書任徵夏疏 批有任敞事薮啓臺諫
投畀之命卽鄭啓章也至丙午二月任徵夏以掌令上疏〻
批以一治一亂禮樂征伐不能自出等語爲非又下惱忌作
徵夏乘激前主簿權扶疏以爲徵夏肆辱 先王請誅之
上命竄扶司書李善行幼學李彛欽疏請斬徵夏 上命竄
善行彛欽又命徵夏遠竄
丁未二月禮議金祖澤疏斥左右相 上嚴批削出祖澤時
左相洪致中右相趙道彬也○前正郞朴文秀以修史事上

疏攻朝廷左右相出城府啓朴文秀削黜事〇三月復拜洪
致中左相〇四月領相鄭澔疏許補〇五月持平趙正純請
還收前灣尹李廷熽加資之命即允〇六月初十日賓廳引
見時三司請對五賊事以別下倫忌正名處分為敎十七日
三司請對五賊事尙無處分　上以千乘之君豈食言為敎
二十九日次對時五賊事　上呼承旨書下敎以鏡賊之次
一人用次律勘斷為敎臺諫請還收此命并與四賊一體正
刑不從
〇七月初一日三司請對時命入侍三司并門黜仍連下倫
忌昨日入侍諸臣及今日仕進承旨及近日三司一并罷職

前後庭請〻對人武臣外并罷職訓將姑先罷職奪符以來
李鳳祥還授御將沈壽賢除兵判呂命恒除吏判李台佐除
户判李光佐敘拜領相○二月特命配享三臣請黜首發臺
官削黜又特命洪禹傳削黜鄭領府事罷職○圻伯俞崇上
疏宜救削黜○特命洪左相遣史官偕来○特放趙泰億門
黜仍敘拜右相○三日特放柳鳳輝還給職牒時鳳輝已死
於謫所○台對時命還給趙泰耈崔錫恒職牒○掌令李挺
膺盡停前啓而發任徵夏姑先島棘之啓即允又請閔相袖
劄出付政院又請還收疏下之次一人次律之命皆依允○
特命任徵夏及疏下五人外乙巳以後被謫人并放送○四

日特命鄭澔削黜〇命兩相薦棘啓首發臺啓削出〇五日
下大備忘播告中外〇正言柳儼請尹鳳朝姑先極邊遠竄
即允〇洪右相在江都疏請同被罪〇特除李森訓將〇七
日持平吳光運疏論向時人羣凶云云〇八日前兵正李瀗
疏陳過擧嚴批〇十一日命復癸卯科而不可仍前名啓以
別試〇十二日持平洪尚寅啓任徵夏亟正邦刑尹鳳朝設
鞫嚴問并不允〇檢閱尹得和疏嚴批削職〇十四日特遣
左承旨于領相同副于左相使之偕來〇二十二日大諫尹
游疏以鄭閔兩相合啓之尚不發攻斥臺諫〇
〇八月初三日姜必慶趙尚慶金浩李春躋金始炯等合啓

請鄭澔姑先極邉遠竄閔鎮遠姑先削黜事○府院君魚有
龜上疏云云
初五日咸原府院君魚有龜疏昨日兩大臣合啓尤有所萬
〻危怖至於前判府事閔其所搆罪在於袖劄一欵云云閔
即先王元舅也臣即先王戚屬也憂愛之悃罔有彼此今
臺言罔極聲罪至重若以此爲案則臣實爲首何可泯無一
言使閔獨陷於危禍中乎噫 聖王嗣服初命放閔竄俾及
引山之前而爲臺啓所沮乃於乙巳春始還朝即訪臣於草
土之中語及大喪相對涕泣臣曰臨御五載 聖候未復常
節奸兇乘時欺弄戕殺忠良使千古累名歸於 上躬此誣

未雪死且不瞑閔嗚咽曰吾意亦如此其後筵白劄陳其主
意蓋取臣語也且臣於乙巳冬以討復請對入侍敢以患候
中羣凶廹脅之狀縷〻仰陳至以相劄中欺蔽等語猶涉輕
歇為言矣臣與閔於 先王以分義則君臣也以情禮則戚
畹也豈有一毫慕訐之意哉只以至誠痛廹之心欲明擅弄
欺蔽之罪必使光明仁厚之德昭揭於千載之後臣之入告
於 上前閔之陳說於文字者其意一般同出尼〻赤心至
於鄭則亦何異於臣與閔之意而至請告諭者必欲其益加
明白使羣凶之罪無所逃於天下矣乃者遠下處分特命削
黜今言者必欲加律至請遠竄其為寃酷當如何哉辛丑 斬

伐之餘耆舊無餘獨鄭與閔幸而不死膺新卜於聖上改紀之初追思甲辰冬備忘有曰聖后惻然於冥冥曰昨備忘亦有聖母同己只有一人云云今臣陳暴者非為閔地也只恐先王仁聖之德復致黯昧云云答曰昨年入侍陳達之言予記有而卿等斷斷無他亦已洞知勤加情外之目於卿何嫌

○再疏以兩司避辭中干涉等語疏下三疏以姜樸疏詬斥事疏下

○是月二十二日館儒趙台祥等請黜尹志述於四賢祠又李梴材等疏請直黜志述位版進士韓師泌等為尹志述伸卞批旨未安○特遣禮判李集敦諭領相二十三日領相詣

闕待命勉副付領樞引見二十五日左相入城請與領相同
禘勉副付判樞引見〇九月實錄郎廳南有常申晚不仕拿
推以為不可拜跪於得罪宗社之總裁官命削黜翌日遠竄
〇特拜趙泰億左相〇掌令崔桀啓亡命李鳳祥依律處斷
李益命島配事并命絶島安置〇實錄堂上入侍時 肅廟
宗錄每編添付事定奪宗錄郎廳尹得徵金若魯李聖海以
史事陳疏命竄尹南海金巨濟李弥島〇寶鑑曰上病朝議
日激秋七月行大黜陟之政特平趙顯命疏言今退黜者皆
殿下前日以為忠賢者也今進用者皆 殿下前日以為奸
邪者也臣竊以為 殿下初未有鑑衡但以一時喜怒迭進

迭退人心世道日益陷敗以至亂亡後已恐不若姑以日前記事者姑留存之安靜無事也 殿下之不誠如此人無固志皆懷顧瞻此亦亡之兆也上褒之顯命又上萬言疏十二条上優答之

○十月初六日大臣諸宰入侍時 上曰今番處分予意則不在於一時好悪大抵黨議已久丙申家禮源流事以来轉環益甚至於忠逆之分世道日墮以至於此今此處分非為換局而然也向來雖不用卿等每覩国事何時不思卿等也向來論卿等者至以不滿於予為罪卿等之無此心予豈不知又教曰以辛丑事覩之言之污口不欲索言古語云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逆若皆出於伊尹之心則余亦可以爲忠而此則不然以患得患失之心參於其間此乃將心也烏可謂之忠乎又教曰連劄之心不在他予雖不明豈不知其所以乎盖渾而論之則向来宋楫勘律已涉過當建祠贈諡全不近似若今日之舉正欲重萬世君臣之道予意則向時案籍一節蕩滌勿論毁其建廟李金李三人皆當追奪若趙則不可無區別之道大臣之意何如領府事李光佐曰此事既已處分則泰采何可獨保職名乎兵判沈壽賢曰金李罪狀大臣所達既甚明正李頤命之罪與兩人無異而至於趙則自上既使毁建廟去贈諡只令勿奪本職以

示差減臣何強爭乎戶判李台佐曰趙則不無區別之道臣亦有奉承之意矣吏判吳命恒曰李瀕命等三人其子侄門客進御狼籍安敢曰在家不知趙則既參聯劄故有官爵不可仍存之議今 聖上欲區別臣亦無強爭意矣禮判李集曰趙不出於鞫獄諸招今不可一體處分矣都憲金啓煥曰趙之爵名似不當仍存但既去其謚且毀其祠則追奪與否何至於力爭乎刑判徐命均曰聯劄當論其心迹而勘罪迹雖同而心則有異似不無輕重之別矣大諫鄭壽期曰趙與三人既有聯劄則一體追削宜矣副學尹惠敎曰臣與吏判所達同矣 上曰趙泰采終不出於鞫招宜有異同毀院收謚

而追奪則不可為矣處分如此今人之必不為快予亦知之
若不如此向時人亦不公服非今日大處分之意也趙泰采
撤院收謚一體舉行出舉條命恒曰趙罪名不出於他只隨
參聯劃故有此區別然則金李削謚追奪毀院趙則只收謚
撤院乎 上曰然矣○疏下五賊及朴長潤出陸尹志述黜
位版○李光佐重拜領相沈壽賢拜右相李台佐拜兵判吳
命恒陞判禁○進士李仁普等疏言四忠祠事尹志述事命
島配○合啓批曰閔鎮遠奪職鄭澔因其近地付處
戊申正月二十日次對時合啓鄭閔兩相遠竄事任徵夏亟
正邦刑事并依允因領相李光佐啓趙泰采一體追奪○趙

判府道彬疏鳴叔父冤洪相致中疏請與兩大臣同被罪
○是年三月逆變起自丁未秋冬間京外有騷屑云遑山有
賊至云○十二月全伯鄭思孝後以逆誅狀啓全州南原場市有
掛書語極不道國朝寶鑑曰時鏡夢之黨潛釀逆亂煽動誑
惑遂以凶言掛書場市鄭思孝封進 上曰匿名書投諸水
火載在法文命政院火其書承旨鄭錫三請譏捕 上曰譏
捕則適中其計勿爲譏捕○時火星掩太陽太白晝見
○正月初二日夕都中訛言忽起轉相傳言賊兵大至彰義
門外云士女奔遑閭閻波蕩移時乃定○二月城西門有掛
書先毀曰騷屑益盛京城士大夫多挈家奔避南山一帶尤

甚陽城龍仁之間村閭皆空

○三月十三日掛書罪人李世龍捉囚於全州拿来事都事出去十四日奉朝賀崔奎瑞以急變求對與領相李光佐左相趙泰億吏判李台佐兵判吳命恒戶判權以鎭左叅贊金始煥禮判李㙫判尹金東弼刑判徐命均摠使金重器訓將李森戶叅尹淳吏叅趙文命戶議宋寅明都承旨李廷濟等入侍于熙政堂○國朝寶鑑曰虎龍伏誅弼夢等諸賊悉按辣弼夢從孫弼顯一鏡子寧海虎龍兄時龍等與沈維賢之爲鏡夢腹心者締結已巳罪死人閔宗道李義徵子若孫及諸失志怨国者譸張出言誑惑人心推嶺南賊李獜佐鄭希

良爲元帥李有翼李河爲謀主平兵李思晟倡亂於西摠使
金重器禁軍將南泰徵和應於內欲以是月二十日犯京推
戴密豐君坦蛇糾蝎結醞釀頗久朝廷漠然不知○崔相奎
瑞自 肅廟朝休官居龍仁魚肥谷龍仁人安鏶嘗出入門
下至是夜詣崔相家言隣人張欽從賊起兵陽城將以十三
日聚軍十四日擧事勸崔避亂仍逸去崔相大驚卽馳至京
路逢鏶兄天文學敎授鎬及奴莫宗送備局取招○龍仁陽
城安城振威四倅捧武臣差送○遣假都事拿張欽等到陽
城九萬里軍人聚會揮白旗鼓譟矢九交下都事不敢入同
夜上來○陽城出身金重萬投入賊黨探賊情窮騎賊馬脫

身上來告變 上拿入問之重萬供九萬里權瑞獜瑞龍加
川驛崔擎宇鄭世沆龍仁安煌道村金宗允安城鄭李瀜尹
澂慶果川狐峴愼光遠淸州松面李獜佐監司雲崇孫四兄弟安
城元萬周羅州羅萬致父子陽城睦周敬李爐起兵又口招
捕將南泰徵及泰績平兵李思晟宗室壺山君㮖士人梁命
厦亦入云○水原府使宋眞明械送上變人龍仁儒生鄭觀
賓言振威鄭李瀜利川鄭世沆入賊云
○初瑞鳳等聚兵陽城與淸州賊獜佐合兵潛入淸州境佯
稱行喪以喪車載兵器潛置州城前藪有人見兵使李鳳祥
言之鳳祥不信之不設備是月十五日夜賊乘鳳祥睡呌噪

突入營妓月禮及裨將梁德壽開門引入鳳祥走匿於營後竹林賊搜出亂斫軍官洪霖突入抱持賊并殺之賊又入鎭營執營將南延年脅降延年罵曰吾年過七十受國厚恩豈從汝狗輩叛耶不屈而死虞候朴宗元在上黨山城賊送令旗招之宗元降之獜佐自稱大元帥瑞鳳爲牧使申天永爲兵使宗元爲營將牧使朴鏜棄印符逃走○贈南延年兵判諡閔其子德夏加資贈李鳳祥贊成諡閔其子漢獜陞品并起復從軍獜復讐將

淸州陷報至京城大震以兵命恒爲四路都巡撫使朴纘新爲中軍玉堂朴文秀趙顯命差從事官仍卽下往○以揔使

金重器統領三鎮軍水原府使宋眞明為副將鎮本府後重
器出賊招拿來以張鵬翼代之○諭開城留守沈珙發別騎
衛三百名仝中軍領赴京師長湍府使李汝迪結陣銅雀津
春川府使鄭道元率馬步陣東城外坡州牧使鄭赫先防守
臨津楊州牧使俞拓基陣樓院京圻監司李廷濟以圻邑兵
防守上下津渡黃海兵使元百揆進軍青石嶺○判尹金東
弼為巡撫東路經畧使出鎮南漢山城大司成朴師洙為嶺
南安撫使兼安東府使柳徠士人姜奎煥差從事官前判書
權𢢜為湖西安撫使前參判俞崇為忠清道召募使起復前
持平李日躋為從事官前參判金在魯為忠州牧使兼安撫

使應教閔應洙司禦韓元震差從事官前判書尹憲柱為北
道安撫使叅議趙趾彬為兩西安撫使
賊自清州送先文竹山府使崔必蕃膽怯着白衣搭印走吳
命恒軍命恒使頗振威兵還本府
賊自鎮川分兵一枝向竹山一枝向安城命恒偵知之到素
沙趁安城時日已昏風雨大作賊知大軍之直向稷山大路
不知移陣安城忽見放神機箭驚怯退走太半逃散獜佐宗
元等以四五哨兵退屯青龍山村中以待竹山兵至中軍朴
纘新教鍊官權喜學軍官李萬彬率馬步三哨追入山中宗
元呼曰欲延晷刻命至此耳援劍欲出砲手趙泰先放丸中

其頭萬彬下馬斬之賊皆四潰獲其輜重紅傘旗幟斬百餘
級命恒修捷書函宗元等首級馳報京師令軍中各齎千級
向竹山登獐項嶺賊軍數三哨大驚潰斬獲甚多偽大元帥
獜佐走投山寺村民申吉萬捕納之為副元帥鄭世胤故相獜趾之後
見縛軍中以其傑梟先鮮肢體而後斬首世胤之弟偽府使
李胤偽牧使權瑞鳳偽縣監李之經偽將軍睦涵敬等或斬
或擒因獜鳳涵三賊於檻車獻京城上御敦化門行受馘禮
上手書志確功高四字賜命恒仍書諭文
上親鞫獜佐供韓世弘李有翼李河南恭徵泰績金重器欲
為此事任瑞虎瑞鳳瑞獜趙觀奎趙德徵審豊君垣妻侄李培李嚧

李義衡等會于陽城直走清州兵使則李培殺之營將則涵
敬殺之僞兵使則以申慶濟孫天永爲之沈維賢朴弼顯羅
州羅崇大安陰鄭希亮尚州金弘壽今方起兵臣五兄弟駿
佐驥佐熊佐夔佐其中熊佐逗諫謀議則朴弼顯爲之李思
周與審豐四寸故同事李河之婿李森則似不入其中李思
晟分明入之云云○清州將校捕斬天永驥佐○賊抬嶺南
兵數萬踰嶺而來順興人鄭希亮爲魁發遣都事至順興府
使李聖至以都事爲盜相持半日希亮已爲迯躲安撫使朴
師洙狀啓請罪聖至○希亮鄭桐溪後孫參奉重元子也世
居安陰以名祖之孫豪富擅一時移居順興與撛佐弼顯世

弘輩深相締結 先是丁未夏有一鄕士好風神乘駿馬僕從
資裝甚盛來閭巷招屋人約買各色綵先出一封銀爲質使
數十匹來着色品約與明朝和買屋人信之留置而去明朝
往視之則其人盡持其綵段乘曉逸去搜其寢處但有一櫃
子盛石塊裹厚紙假作銀子封數塊而已蓋希亮脩取以爲
起兵時旗幟軍服也○熊佐變名熊輔至安陰與希亮鼓色
募兵即三月十三日也安陰倅曺遂郁棋奔兵營居昌倅申
正模踰墻走居昌座首李述原賊劫脅不屈死之陜川郡守
李廷獮逃去兵營陜川大姓曺聖佐鄭佐應希良座首鄭商
霖率吏卒附聖佐三嘉座首愼萬恒亦逐縣監李廷秀以其

軍附陜川賊○監司黃璿徽星州牧使李普赫爲右防將草
溪郡守鄭暘賓爲左防將與善山府使朴衒健等分三路而進
尙州營將韓球爲後援令安東營將金鼎相幷進令右兵使李時
蕃晉州營將李聖復從南路進時蕃不肯發兵○璿拿遂郁正模杖
之囚廷衒請罷○希亮自居昌至咸陽將踰雲峰營將孫命大
據守八良嶺賊不敢踰還居昌初咸陽郡守朴師漢欲發兵拒賊民皆
與賊應反賊棄咸陽師漢捕誅從賊吏民○李普赫領兵至
縣佐許澤等郡守廷衒自晉州歸匿邑底聞賊被擒馳入斬
陜川郡校河世浩等詭賊絶帳幕竹牽掩諸賊縛賊魁睲佐
四賊送馘于兵營監司以廷衒棄軍逃匿又擅誅賊魁論罷

○希亮熊輔等分兵爲二熊輔將向知禮希亮將向茂朱時兵使李時蕃聞賊不敢發昆陽倅禹夏亨至晉州切責時蕃時蕃令營將李碩復先行碩復與河東倅朴道常爲後進夏亨與南海倅尹瓚倍道疾趍李普赫鄭暘賓已破陝川賊熊輔希亮窮蹙不知所出朴瀰健先鋒踰嶺揮旗大呼熊輔軍潰脫身走入希亮軍時夏亨引兵逼賊二將校鄭彬周等執熊輔希亮崇坤世奎等二十一人送軍前希亮多發不順語夏亨憤欲手刃之李述原之子以復讐從軍請自斬之乃剖肝祭其父而飲其血盡斬熊輔等函送首級于朝監司啓瀰健首功夏亨次之碩復觀望不進兵時蕃逗遛不進一步地

韓諫亦遅留并請罪

◯四月吳命恒振旅還　上御崇禮門樓使都承旨金取魯

承旨趙命臣勞問命恒進露布云云　校理鄭羽良之製也命

恒紅胄金甲跪進熊輔希亮崇坤三首級於壇下判禁金興

慶受而陳於壇上領相李光佐受馘後上樓復命云云懸竿

上還宮犒饋出征軍卒於闕外◯頒教文曰云云名義大桀

數族之怨詛彌深教文云言一賊之誅討已緩終致擧不逞

之合締散乘久無虞之時幾延賊熊輔搢佐暨觀孝則義徵

弘淳之至親宗道彦良之遺孽均鍾厲氣果鵝音之不悛久

畜陰圖若獸窮而反噬獮顕有翼交結中外無賴之類主張

終始不軌之事云々秦徽思愚摠周廬宿衛之軍邦知禄山
之叛相居代谷精兵之處反啓陳旆之亡心維賢希亮忘朝
廷覩過之眷與厥族而交通倚郷里豪右之權智虽淺而思
亂彌夢陰謀秘計之是王惇子有寛廷腸亡壯之相違死灰
則鏡云々觀孝詣天罔極貫鏡賢而同根視國如無喉翼順
而掲榜推戴自有指目将欲何爲約束已定期日吁亦叵測
云々先遠是仗蔵轂下之羌胡人燁亦従貿賊中之貨物噫
彼徽賊忍負國恩訓将稟自代之云因非覬覦之意元龍台
相字之語益見繆綢之形此特資藉其将兵若夫指揮則在
屢居賊适用淒之地托勤王而伺機襲逆豎服胡之謀擬劫

梟而稱亂爪牙則樞幌為用聲息則弘亂與通策之以大攻
御城教之以兵連海陸事未荄而急變先上獄將潰而警報
俄傳云々獜熊及希亮倫陷我郡邑城守陰賊我節鎮師臣
云々靡然挺徽之輪誠痛矣宗元之屈膝云々顯乃稱兵於
下邑夢亦脫身於囚山直犯完府高城半夜馳至自稱銀臺
長席白日肆行回路之寇戎并興古有是否百年之世族多
叛予寔痛焉幸我夏卿之自奮遂致天討之用張安竹之捷
音繼騰昌陝之賊陣自潰云々先事而剪其戎萃惟大老其
忠一舉而蕩其孤叢緊上將之力已將逞賊獜佐熊輔希亮
觀孝鄰夢鄰顕思晟泰徽維賢有翼崇坤崇大河志仁光逵

德裕樞文箸培順觀翼觀宗元涵敬瑞鳳瑞獜鏛世弘儉晩
致亂祖焜師寬焞世能世樞等凌遲處斬人燁樫處絞弘觀
玉成溢日佐只誅其身一鏡趍正大庭律憤洩神人棄賴宗
社之洪福歡均動植寧靳霈澤之同宣云云大提學尹淳製
進○奮武功臣一等吳命恒二等朴纘新朴文秀李森趙文
命朴弼健金重萬李萬彬三等李遂良李益馝金浹趙顯命
李普赫權喜學朴東亨別單禹夏亨黃璿申濶閔濟萬濟章
孫命大金瀷鄭觀賓朴敏雄金在魯林世謙等軍官武士雜
人幷五十三人崔奎瑞以不顧錄勳御書一絲扶鼎四字令
該曹建一間屋於奎瑞京第以表之○須教中不入諸賊正

刑李世龍掛書人李弘溥日佐父也任環相也若宋賀妖術者也砥平縣
監南壽彥梟示宣傳官李思徧思晸從弟也 黃澗縣監李挺徽鎮
川縣監林象極清安縣監李延說結城縣監李斗三已上回人到付
賊閔杖斃柳徠李明誼睦天敬羅斗冬黃溥梁命夏自刎死二命
黃鎮紀溥子極邊定配鄭思孝金重罷權詹姜世胤權益寬乙亥
追施逆律姜栴李光續安鑄趙文普崔必蕃徐命潤尹景濟鎬子猶佐
妻父真儒宗廈醒時右三人還發配庚戌杖斃追施逆律 被鞫放蒙人李衡祥
韓師億吳命始權叙經李喜宸洪命源李夏宅乙亥追施逆律吳彥
賓李思周權煦閔昌基丁致慎此外正刑梟示莽賊不盡錄
○戊申之亂維賢彌夢為倡維賢以端懿王后之弟自兒時

出入禁中甲辰國恤時以環翠亭之說傳播於有翼師寬使
獮賢世弘華倡說於遠近以動朱志怨國之類始於乙巳天
海之獄終於丁未京外之掛書及變出後諸賊及任環之招
出而維賢造言之狀畢露矣○
○五月大臣請以前後逆節作為一通册子如古造變時西
征錄 上可之命宋寅明朴師洙撰勘乱錄六册○七月
上行會盟祭于景福宮神武門外還御仁政殿頒功臣軸券
○儒臣鄭羽良言獜佐子年五歲能作釰舞狀若不早為之
所則不無後慮因之待年殺之宜矣 上曰法一低仰奈後
弊何因獄待年非王法也國朝仁厚之風壞矣

○庚戌三月 命鞫逆賊坡折羅弘彥等皆伏誅弘彥以戊申賊黨坤黨大之至親恩孝之友婿冊子所錄犯上不道之言左臣悖諸賊之所推戴即坡折也坡折楨構之從孫閔就道之外孫也兄弟俱出銀貨助逆而賊徒稱折為人勝於坡真推戴在折云坡折并施刑鏡疏下三賊亦鞫問坡折處絞弘彥供所錄冊子中毛髮凜然云者聞於羅斗冬所謂節義凜凜云者亦聞於流傳逆鏡賊席不稱臣而稱進賜聞棠訓之兩弟棠誼棠說而金南復言天海事實 傳旨弘彥冊子所記之語誣逼 景廟而獎鏡席以節義詡天海以義士宗為搆書之根柢臣樹之嚆矢既自服以大逆不道依鄒夢例

舉行○貽鑑曰頃所究覈以嚴錮餘孽復通屬籍猶不悛惡

乃於戊申與延坦互入凶賊之推戴偉蒙曲貸至是爲訐益

急凡道隆道昌等放火埋凶之謀無不主張若夫弘彥以戊

申羅獄中漏網者潛伏鄉閭肆爲叵測之說覘鏡海諸逆賊

殆有甚焉○傳旨絕島定配罪人李真儒尹聖時徐宗廈等

命拿來嚴鞫累施刑訊并杖斃○弘彥之黨有宦者崔必雄

三命未捕亡何必雄潛入闕中竊弓房火藥爲守直宦官所

捕納正其罪至冬筵臣爲言守直宦官當施賞　上曰宦侍

之類若開此路後世必有策勳之弊漸不可長也

庚申三司啓鳳輝泰耇追奪光佐始先罷職

乙丑九月逆賊翼觀順觀從子喬以極因朝廷杖斃寃死以
大逆不道請施孥籍之典
丙寅寃府啓逆鏡疏下諸賊或伏典刑或斃杖下而獨鄭楷
禧下之事在於戊申之前顯戮莫行請追奪官爵益觀寛與喬
輝無異及夫戊申變初按節北藩與昌悌黃溥醒欽葦綢繆
密議海島造船之狀營下鍊卒之跡醬汁之漬於綿布營廩
之糜爲乾糒按檢査狀既爲昭著渠之魏許洪亦不能自掩則
其南應猪亮西響恩晟之逆節彰露無餘而暫時薄竄旋被
陰誅請追奪官爵○三司合啓輝喬錫恒事　傳曰莫重懲
討不可一例依違特允三司之請翌日傳教泰喬錫恒特施

前奪之典

戊辰十一月鞫權繤權嵇等并杖斃嵇供今初三日臣婢世分忽得書以示臣其書有曰索辞于增慎獻于天臣持示臣叔權繤曰此天書乎繤曰極異常矣增字似指驪川廷增爵號又曰汝知此書天作耶人作耶臣曰天何以陳言紅錦袍妖書書於紅錦亦何以在天乎初六日臣往驪川家問曰有何先訓乎曰無有夢兆乎曰無有何異常事乎曰無臣曰吾忽得異書辞意異常此處若無可徵事則不涉於此家矣驪川執手曰汝有所懷第言之臣以書中所見者告之矣繤謂增字之義臣心以為似是驪川名字矣使嵇往知只欲知驪川家援書與

否耳權繕供臣往宿驪善(增弟廷壆)海恩(增庶叔儻)與驪善言曰有慶事矣臣問何慶對曰吾家有援書事汝家亦有援書事筵對處分俱無事矣驪善曰初一日時祭時入祠堂則有援書之變罪人斯得然後可達其後稔言渠家亦有援書云故有請對之舉矣○昭鑑曰縡即益寬之族一鏡之外黨為人妖邪狠毒嘗為臺職疏詐大臣宋寅明竄極邊蒙放而亦梧巖多年故居常怨國稔者縡之從侄與增為中表叔侄增又縡之所嘗深交者也增家時祭祠中忽得妖書其時參祀者惟稔兄弟則非稔兄弟而誰為此乎增壆之就火見書也稔從隅窺見則其自為援書而覘察增壆之狀又可推知其後稔往

見增佯若不知增家之有投書只發三条之問而仍言渠家有投書其辭意如此云云若欲使增畧其書意之粗合動其非分之心也其所設心用計萬萬妖惡而秘則年少稚騃凡事皆聽於纘則與其爲纘之所嗾使又的然矣增則得妖書與壆及熣爙同看而及其筵對稱以即付火秘之三問有非人臣所敢問苟非與之同情合謀若孰不即捕以告而增乃於事發數日之後始請對語多不宲及壆之乙亥被鞫也逆節尤彰露盡纘秘亦計與戊庚諸賊之推戴埋垓折同一心腸而爲乙亥羣逆之根柢矣

己未正月十一日臨忘記噫予即位今十五年矣小民則德

不被時象則令不服可謂爲君難矣九五之位何等位也而予則視若草芥噫宋太宗是何心也至於置朕何地而謂也噫予之素心即英宗之心也使皇兄甚有嗣也謹守吾舍即予本心予雖涼德決不爲無所據之君矣噫列祖嘿佑幸有元良今則洽滿五歲已有主鬯噫孝章若在何待今日乎延惟乙酉頒令予年又滿一年噫予雖釋負豈忽元良軍國緊務亦豈惄視自有舊制其令廟堂擧行○同日夜領相李光佐在相宋寅明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入侍時傳曰今者下敎即予素心而元良幼沖亦忍遽諭矣今若遽聞他日何辭歸拜亦何辭垂後世乎追惟乙酉仰慕 聖考至公之心反領予

年其亦晩矣所論恒心其本若志 上貽慽於 慈聖之心下
閔元良幼冲之年大臣國舅卿宰諸臣竟日力請不知止焉
勉從其請以慰軍民之志○十二日傳曰還頒初心百僚軍
民無更對之顔而軍民亦因此驚惶頒教親臨擧行
庚申五月又下釋負之教諸臣請對還收後頒赦文云云大
提學吳瑗製進○告廟文曰眇予否德纂承休恤淫朋樹黨
國勢綿綴艱難險阻盖臣倫經其疇蕩平寡所服膺廷臣不
率聽予邈邈蠻觸紛拏視國秦瘠獨憂社稷寤寐憂歎仰念
援遺寶玉何安釋負素心彌堅鉄石真殷足尺引過自責
慈懷孔慽教諭勤懇抑志奉承臨位有靦廷臣相勉咸曰陟

革建極立經永佑燕翼先咷後笑鼓舞寰區茲循羣情祗告

厥由 上製同

辛酉 上親製大訓告廟頒赦

丙寅九月追奪趙㤗耉柳鳳輝崔錫恒鄭楷權益寬等官國

朝寶鑑曰初　上招延大憲朴弼周進秩爲吏判弼周袖劄

請正辛壬諸賊罪至是三司合啓曰㤗耉自　殿下潛邸陰

懷畏忌搆冒嫌二字及儲位已定則劄救賊輝換以忠赤代

理有命則闖入北門虎龍變　上則敢陳毋究梁獄之說白望

招出誘以死中求生之言其前後凶言一轉爲鳳輝之疏再

轉爲一鏡之敎文三轉爲戊申諸賊之話天罵日請㤗耉追

奪官爵辛丑建儲處分光明而鳳輝則謂之忙迫草率使令

催督爲之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至若無人臣禮四字乃漢御

史劾廢立之語而　景廟終無嗣屬渠豈獨不知而乃以顯

望蠡斯爲言此諱疾之論所由始也請鳳輝追奪官爵光佐

之姪出誣獄盡露白望之招賊鏡教文後擢擬本兵有若酗

勞然李潛凶言進鏡比之茂陵光佐沿襲其論至請褒贈泰

徵思晟輩皆光佐所汲引卵育戊申稱亂亦非別人錫恒之

主張誣獄與泰耉同一凶心誣獄既成必請虎龍錄勳又欲

奏彼中藉勢脅持至若緩儉獄以致經斃盤問路絕以代理

比之傳禪語意凶慘泰億之表文指意與一鏡相表裏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奏引用唐宦擁立昏辟事且一鏡教文蹀

血行盃等語視爲當然一任騰播請并追奪官爵從之光佐

泰億以施律過多不從仍御書潔身忠君四字傳于故奉朝

賀李台佐家

乙亥春羅州客舍掛書有奸臣滿朝民陷塗炭擧兵等語監司趙雲達詗得尹志及諸罪人可疑狀馳啓 命拿鞫志等并伏誅○林 天大羅州吏 供臣與志同禊志曰吾以訓將之子二十年在謫不得蒙放等是死矣欲爲掛書動搖人心然後方可有爲志與金沆兄弟林國董父子李齊春羅貴永哥彥杓吳時大父子李宗茂李孝植諸人同爲謀議財力則官吏皆掌倉庫可以取用軍器稱以庫中失火偷用爲可云矣累加刑訊以志逆節因天大招盡露 命減死定配○李孝植供志曰雖死事當爲之若謀逆得成則當使汝爲羅州牧使

矣掛書林國董奇彥豹皆知此事矣志手書函書之時果為目見知情不告遲晚正刑○林國董供志父子之與京人相親者夏徵在羅州時志之子常在衙中鄉人相親者林徵遠柳尚轉柳鳳泰京人姓李字躋伯者師尚修敬孫親密座客則希哲妻娚李姓人其中名明祚為普昰之繼子者常往来尹脩搖不知其名所謂序文不知其意而題則夢錦堂是志之堂號也志聞馬希之說無憂喜而胃有星隕故志以為此天皷星也壬辰有此變今有此變若有亂則吾必放還矣志之妾即羅允學之婢允學亦與志相親李萬江謫中與志書札往復之狀臣亦知之矣國董以知情不告遲晚正刑○秃同志妾

娚供臣付榜於客舍大門其時李孝植李齊春李鼎夏同在
矣○志供臣之子光哲與境內人等作契而天大孝植爲下
契金沆林國薰爲上契矣志與天大面質天大曰契會臨罷
汝留我言雖衙前若爲右營將豈不好乎昨年九十月汝連
招我謀爲凶事汝安敢欺乎汝之長子送于忠淸道募人之
說亦豈不言乎志語屈與孝植面質孝植曰汝豈不曰事成
則以我爲羅州牧使乎使我掌軍粮以其功爲牧使云矣志
語屈加刑物故三司啓逆志陰謀根藉於諸賊之招至於虎
賊凶言之書置於箧中渠亦遲晚特以凶頑忍杖徑斃宜令
王府以大逆律擧行 上允之○光哲供臣祖踈章文字送

置相親家而臣祖家狀及年譜中有觸諱時象之語故臣父
以此為慮矣又供臣朮序文於尹尚白〻〻製給所謂箕叟
尹得九之字即澶之子聖時之孫得三即得九之兄而夏徵
之婿也臣昨年來京時見分撥而知有虎夾甲子年見朝報
知有星隕之變矣先哲與國薰面質國薰曰汝豈不曰席入
馬入大變怪汝又以為壬辰前星隕趙重峯前期知之自甲
子計知幾年則必有事云矣先哲曰洛陽三月草如茵絕句
汝曾不傳誦於我耶國薰曰此詩三句吾聞於和順居崔彦
恒而出處則不知矣蓋先哲稱頌有甚於志搜探文書中有
凶詩而終擧麁末之詩意甚叵測大逆不道遲晚　上親臨

崇禮門樓命序立百官斬於青坡前路首級肢脚傳示一依
逆徵例舉行○國薰所納志文書籠中羅州前牧使李夏徵、
書札最多至稱志自稱之別號與志書云夢拜先大監又一
鏡伏法後以聖時之孫為女婿 上始命配夏徵極邊更命
拿鞫夏徵供就商之為逆臣未詳知而臣則以為有一鏡疏
出後始可謂有臣節大逆不道遲晚命懸首於羅州官兩臂
分送湖南左右兩脚分送嶺南左右○金沆與天大面質加
刑肆惡不着名書刑殺二字極獰悖尋物故依亂言律籍產
○昭鑑曰初夏徵亟招後左議政金尚魯曰夏徵之逆與辛
壬諸賊脉絡相關前此討逆未痛治其本乃使此輩無所懲

戩請泰耉鳳輝就商師尚一鏡疏下諸賊并先追施大逆律
上是之三司請搢紳聯名疏請亟從大臣所請仍請嚴討
光佐錫恒罪始右議政趙載浩筵陳光佐之罪至是諸臣又
有此論 上優批○傳曰逆志逆徵之自犯其逆專由於隄
防之不嚴頃於戊申梟示泰徵都下怗然今鎮日親鞫雖不
能句得窩主不可不有處分頃者右相趙載浩所奏予則曰
過矣今乃覺刑政之太寬遍問文蔭武入侍至于軍兵皆無
異辭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況其本即耉輝也鳳輝泰耉師
尚就商諸賊追施逆律之請是矣〻〻鏡夢甫龍既施逆律
李光佐任用久矣今日逆徵非光佐何以致此況一邊而溺

專由於光佐特乞三司請趙泰億其知爇矣無光佐決無陷
此之理然宜嚴懲討特以其隙崔錫恒則雖不若泰耆所犯
復官過矣并與光佐施行憶卅載齮齕其何意乎其子則并
止爲奴○後耆輝等施孥戮之典諸賊之子并處絞○憲臣
陳夏宅子明彥畜癘孥籍事乞之○明彥追施逆律○傳曰權
熂一也并乞臺請熂配端川熂配洪原干連嵇禩獄至是乞
○尚白洪締結之人統制使金潤全羅水使羅州營將及朴
纘新趙東夏閔孝達金桂天李時熙李明祚是也臣見東咢
語及此事曰君欲爲内應乎東咢曰觀勢爲之致雲則落拓
坎坷故欲啚公卿入於此事臣之心與致雲何異乎尚白物

故三司啓大廷律擧行允之○兩司啓世良益寬德繰并請
大廷律施行允之○金柱天供李修敬修範尹得貞得明得
三得九李載夏是臣等徒黨且欲締結明火賊倫出軍器只
欲積年經營而不約日矣知情不告遲晚正刑○三司啓賊
浩之窮凶畢露於其子枉天現捉文書中廷鏡稱了稱台以
不待決案四字書之藏於篋笥況其詩句極凶悖生前未施
顯戮請依大廷律擧行允之○朴纘新趙東鼎問目云云傳
曰朴纘新頃年奏對已無臣節陰謀之狀廷白既以直指而
親問之下不爲承款尋常借朝報行下事亦隱諱納供勃慢
趙東鼎帳前侍衛擧止惝怳及其親問乃曰屛門逢着夏徵

而重臣所不奏之事自曰親聞諸臣不酬酢之事亦曰目覩况所入之門自有其門則以何心乃入北門自吐於親問之下乎東鼎已為物故纘新若又物故則此等之人不為正法何以慴人心 纘新南門外梟示○問申景勳〻〻即訓局將校東鼎就拿之日景勳父自縊死景勳供東鼎招臣使為渠身命占曰大將兵判政丞皆可做乎臣答以無不可東鼎曰訓將先除後可為之或值舉動則訓將宿於帳幕汝以守廳執事乘時殺害則來頭自有好事又曰北兵使趙東夏是吾至親統制使金潤是吾親友一自南來一自北來吾又內應則可以成事當差汝中軍矣知情不告遅晩正刑三司啓東

鼎依大逆律擧行允之○趙東夏供有偏論二字命刑再推終
不直招供有枉殺忠良之語加刑物故憲府請孥籍○閔厚
基供尚白云〻八路皆起汝亦不可不入臣以募得爲答是壬
子癸丑間酬酌矣物故諫院啓同參律擧行○李惟範師尚孫
供光哲京中親故此臣倍多與李匡師被鞫定配爲莫逆交而希
哲及渠之查頓主張收合云矣加刑物故○金潤累刑杖斃
子柱泰杖配憲府請潤孥籍
○四月領教文曰云〻逆賊志以就商爲父以光哲爲子心
常畜怨久懷射天之謀頸猶載頭更忘出海之澤云〻先行
掛書之變更爲惑衆之階播兵戈危疑之言自作騷屑侯村

閭離亂之日 將欲奪從禁庭訊問之辰秘疏既綻勝國句語
之誦去肚愈彰纘新東鼎等云云 僭衣隱置殆近逆栫之潛
藏御路潛踰寔同賊遠之闖入遂肆咆譎之語二心已萌
侍衛露恇惕之形萬目難掩尚白柱天逆之子浩之子主張
陰謀如輔車之互倚顧惜元惡有編錄之相傳云云 挺夏吐
舉事之辭国薰決效死之志赫初之衛術視守寃而有加景
勲之知情與孝植而無异峻流同罪而流復有冒犯之言世
時一般而時尤着狡慝之跡云云 夏徵甘作妖志之密友忍
為亥時之姻親謂逆鏡以有臣節他何言哉夢逆商以加台
稱其亦肆矣云云是乃為枝葉派流百怪疊出其本則辛丑

甲戌一串貫來若無輝者等倡於前醞釀豈使翼亮輩至于
今恣橫據窩窟而布腹心儒夢尚誼自疏劉而爲兵刃熊栟
徵晟云云至於明彥浩益寬世良夏宅投章祀千紀之罪路
人亦知其凶心造船畜由海之謀撫使己蔑其奸狀云云當
濂之悖慝自露其首尾相連稔繼之妖邪亦彰脉絡可覩者
云已將逆賊光哲纘新孝植國勳柱天景勳赫初挺夏云云徵
并正法志尚白東鼎沆雖杖斃亦施逆律恭者鳳輝就商眞
儒追施逆律明彥浩益寬夏宅當濂稔繼又并追施逆律云
云藝提趙明履製進
○五月設討逆慶科 上親臨春塘臺有一試券若製賦而

其下段幅作蠅頭字無非亂言悖說上命坼封即鼎行戊申杖斃成行之弟也命搜捉以待既又衛所下吏試券作軸時見一紙首行云上變書無其名納于兵曹判書洪象漢上之上覽未訖拍案流涕曰滿紙叵測不忍正視肆然書諱何足說也命機捕□鞫鼎行供此乃臣一生心草故未入場已書之矣鎮紀逃而不能捉若有明諜可捕故有所云云矣刑推更供金山寺刱業宴記只見諺冊矣勅使來接處有慕華館弘濟院故南別宮不能即對矣㐫書辭意以刱業宴記且擧南別宮為言故初以汝見此記與否及勅使接待何處為問而尋供如此加刑更供匿名書臣果為之其中數人即臣

之讐也勳戚之人眷遇之臣欲先除去爲此陰慘之計矣逆志族患就商第五商系子㦖之第也與之同謀患即春川人柳明斗之婿也逆鏡之從孫道成爲窩主與患書此文給臣使呈矣逆鏡之從孫有變姓名爲僧者又患方聚軍謀逆於春川矣結案大逆不道正刑於崇禮門外戊申受誅處孥籍如法○尹患搜探文書中有日記冊其中所錄有犯上絶悖事 上親臨崇禮門樓加刑患供凶書行作而臣書大逆不道遲晩百官序立梟示行受誅儀患之兄㦖意就商庶從子懲并杖斃○姜夢協供臣與此憝國之漢相親既屠牛犒軍欲爲火賊攻春川得軍兜來矣大逆同參遲晩正刑孥籍夢協子鶴壽杖斃

夢協從弟夢相正刑○柳明斗供夏徵爲南中守令欲與志
領軍上來云夏徵曾在春川故春川人無不知之矣兆行及
虎常以爲生於斯世不能有爲生亦何爲令科投凶書以售
其心矣加刑物故明斗子鳳麟正刑○金道成供凶書中第
一不道之言臣實主張且與申致雲同爲之矣大逆遲晚正
刑孥籍○上以逆虎罪狀異於他賊命卽告廟須敎○金寅
濟逆鏡從子供李大運呂光學至今相親大運卽垓之子也臣發
配時垓父子來見矣連刑更供臣與垓等始欲與夏徵同事
夏徵伏法未及遂計垓多親舊臣與垓謀約以八月內擧兵
把闕而垓以爲渠毋每往致雲家同爲逆謀矣謀逆同參正

刑孥籍○李坺供寅齋自幼養育與逆種相交遲晚傳曰李坺敢於逆鏡之猶子堯卿之子無異骨肉及共坐配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有放時其書籠冊子中强盜方言尤涉陰慘丞正邦刑○李佺供臣與坺相親坺偏論甚峻呂光學果知之坺每發怨國之言臣亦同爲詆議因爲罔測不道之言傳曰佺帳殿親問之下肆然爲罔測之言南門外梟示依逆慮例擧行○呂善餘供臣與坺同爲謀逆之言往來坺家矣傳曰不待結案丞正邦刑善餘又光學杖斃趙楡李墉鄭權出善餘招幷杖斃○宋秀岳供坺常以爲逆鏡敎文雖未善爲而辛丑疏非一鏡則不能爲誠有其切族屬皆廢是甚可

憐垓寅濟兄弟及一鏡族屬居豊壤者五六家一鏡外從呂
光学等相與綢繆渠輩擧事則鼎衍當為大將約以八月間
以明火賊樣乘夜犯春川又犯金化狼川鐵原仍為上京垓
家有火賊方言冊題以妙法者擧事當以軍號用之云云知
情不告遲晩正刑○一鏡從子有濟寅濟德濟弘濟大再祐
海從孫天柱耀白耀來耀玉耀德等以鼎衍招逮鞫寅濟正
刑耀白耀來梟示其餘皆杖斃○申致雲始出尚白招配興
海又出道成招拿鞫供鼎衍投書臣果同為同臣心事者朴
師緝也其他凶言若戊申獮夢順觀等肆悪之狀上親臨崇
禮門樓又加刑供臣同黨又有李巨源 傳曰致雲逆律正

法其妻孥以逆逵例擧行昨鑑曰致雲謟附鏡夢受其卵翼
醜誣先正得罪斯文爲世擯斥陰畜異志與尚白鼎衍輩締
結始被鞫佯作風啞狀及再鞫自知難免乃襲天海不忍聞
之凶言以逞其逆心始夢鏡敢肆誣逼醞釀逆謀於甲辰之
前翼賢做作凶言教誘賊海於甲辰之後其根柢脉絡本自
如此致雲旣是鏡夢之腹心翼賢之死交而渠供又言與鳳
輝同心則其肆凶於被訊將斃之際者可見亂賊心術之同
出一圈矣○傳曰李世鉉名入逆稧卞瑞五投書帳殿與鼎
衍心則一也并亟正邦刑○傳曰李公胤之甲辰八月二十
四日璟翠亭一語陰慘叵測而渠雖無狀亦一臣子意謂豈

有他意哉不過狂悖所致云戊申維賢之後心竊疑之而閔
保莫重泯默不忍諭今覽逆賊致雲之供其脉絡相通綻露
今日公論其令該府亟施逆律○朴師緝供弼顯弼夢即臣
從叔恭徵即臣內舅致雲自小親密致雲以鏡疏稱有忠節
若夏徵之言以為吾見亦然致雲恒言峻論中大者光佐鉅
偉沈鑵必能立節又大讚李巨源伸救一鏡事尚白及弘錫
之孫昌履皆其血黨巨源壽恒乃其一生親舊云云以大逆
同參遲晩正刑帑籍如法○柳壽垣供臣與致雲交結師緝
其所沈滯與致雲無異每與相對時多發恚言如鏡夢之為
大逆不道孥籍正刑○沈鑵供輝耆為徵志之根本大處分之後

何敢以非根本之說仰達乎第不能一刀割斷是臣之罪矣
臣以壽垣逆節謂之向國有誠以壽垣之凶言謂非大逆護
逆遲晩結案取招後鑵曰與壽垣同歸死亦可樂矣即命正
刑諫院請施大逆律允之昭鑑曰鑵薄有文墨之技喜爲堅
僻之行少日 虛譽便同汝立而惟其賦性狠拗言議悖戾與
失志怨國之 壽垣結爲死友指劃天地互相推奬人皆怪之
曾在丙辰以 臺官疏斥四大臣聯劄事其意已極叵測而及
夫拿鞫也平日 蘊蓄之凶心始盡彰露至以壽垣之凶言謂
非大逆而甘與同歸噫嘻痛矣亂賊從古何限而豈有以從
逆爲樂如鑵之爲者哉○金渚浩從弟供臣往致雲師緝座上

則師緝以爲吾欲復爲戊申顯賊之事仍爲維賢之出言臣曰吾亦當同入謀逆遲晩 傳曰渚依逆律例令兵判水口門外先梟示肢解後并下送江原監營懸首十日道内回示○金正觀供臣祖弘錫及壽桓鏵致雲等嘗以一鏡爲非逆夏集址恒等每稱一鏡冤死師緝壽桓等以鏡疏爲義理遲晩正刑夏集址恒夏徵之夏集之族弟姪子杖斃杖斃憲府啓弘錫老死牖下尚漏天綱請以大逆擧行先之○金光秀子弘錫供鳳輝之疏似是逆矣若以輝疏似逆之語謂臣以逆則臣願被逆律矣 傳曰不待晴正刑○壆始兩司請絶島安置又啓增家妖言增與壆之所共見而掩置不即上聞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增已

徑鬱海島陰幽情節之鉤得惟在於學請設鞫嚴問 上從
之至是學被鞫學供戊辰至月臣兄家行時祭邀稽兄弟行
祭訖臣兄奉主入廟還出舉火呼臣出一書封示之其書封
外書以看標信使兵命恒奉教敬書其日入參冬至問安還
家後臣兄又招臣語之曰此書中風雲變化象云者極怪異
宜燒火當初臣兄弟看此書之際嵇兄弟立於家隅而竊見
初四日嵇忽來問臣兄曰家中有傳來家訓乎有夢兆乎得
天書乎此即所謂三條設問而臣兄請對奏達矣更推學供
其書外封一邉書以看標信使兵命恒奉教書敬封一邉書
以風雲變化象又書以開則萬人和悅不開則一人自靜其

時臣允以直為投火仰達故臣敢欺隱今乃直告矣其書裡面臣果見之仍稱以誦陳書中語而所舉毀句有若自做者然始 上之問學也不忍臨視開關而坐而學步無兢惶之意辭氣甚狠毒且自謂誦陳妖書而語意至為陰凶逆節尤彰露甚於熱纊亦顯有顧惜之意三司啓逆學允弟締結稽纊粧出妖書與今番凶書脉絡相貫增死之後渠為諸賊之所推戴綻露無餘請學依律處斷 命依坡圻例舉行 處絞後孥籍如法 三司又啓請增巠施大逆律 上從之又爟爣并處絞 兩司劍請逆坦巠施孥籍之典 批以抑心勉允 坦之弟姪并絶島安置○李臣源供臣果與致雲親熟虎龍教書事朝家若以此

罪臣則臣願伏法矣臣源嘗製逆虎僞勳教書甲辰冬以玉
堂請對力救若輝鏡良諸賊而將逆鏡教文中凶言註釋皆
疏至以討鏡之人比諸柳子光乙巳遠竄後荐棘旋義已而
出於致雲招乃敢忍杖不服水口門外梟示其子宇和世和
杖斃運和處絞○金正履供師緝臣源以爲輝若此疏皆是
一鏡教文猘夢作賊亦皆是云臣亦以爲皆是大逆不道遲
晩正刑○李明祚供致雲以爲即今朝廷奸臣多而君子少
此與賊志掛書中奸臣滿朝之意一串貫來光哲謂臣以汝
則內應可矣謀逆同參正刑孥籍○昭鑑曰纂緝義理頭腦
寔在於逆儲代理而若輝鏡夢尚良爲群逆之魁鍛鍊誣獄

而鏡席陰慘叵測之言前茅於海順賢翼滋蔓於彦畱秘緤
懷襄於緝消壽鏵滔天凶逆結之於致雲首尾三十餘年之
間腸肚互貫脉絡相連爰亂層生倫彝斁滅此環東土臣子
痛哭而膽裂者也此諸臣逐段論讞闡明義理而亂臣賊子
有所知懼者也○諭纂修諸臣 御製綸音噫諸逆凶測語
逼於予者蒼穹昭昭陟降下臨 皇兄俯燭其雖痛心何累
於予而但語逼 東朝者為人子者痛隕欲溘然無知其貽
累於 皇兄至孝至友之德者爲子弟者其當張目而辨此
二事當自輯成何待諸臣而思之及此心隕嗚咽條列大畧
于左以付纂修之臣爲噫我 皇兄之至孝七歲事 聖后

夙宵不離 聖后故判書閔鎭厚兄弟入侍也至有世子事
我愈於所生之教及至壬午以此至孝事 慈聖〻〻之至
愛 皇兄之至孝和氣藹然於禁中左右侍人莫不欽誦此
正人無間言者而噫嘻痛矣逆鏡以射日之心教文中敢以
陰慘罔測行益等說釀成戊申之逆亂此已亘古所無之大
逆而至夫今番逆賊致雲饌醬之指尤爲心寒骨冷有不忍
聞噫嘻痛矣此非逆鏡教文之比茲事漠無所知故正法致
雲後深涯入奏我 慈聖而聞 慈聖下教乃知其時 皇
兄所進御者非 東朝所送乃 御廚供進者也我 皇兄
禮陟在於越五日而以無識侍人過進之說與鏡之輩故諱

事宲變幻做作語逼不敢言之地天海倡之於前致雲結之
於後非今當何以知噫亦徒予心之痛迫我 皇兄亦必悚
惑于冥冥今石洞言其何謂為人子之道為人弟之道噫我
皇兄豈徒事我兩 聖后至孝也繼述之孝度越百王噫
庚子以前不逞之徒以小人之腹度聖人之心敢曰自有其
時庚子以後我 皇兄繼述先王之志事於段於今一無更
焉至於大哉而初年歲抄付鐵亦 皇兄之有意昔年亦有
是事而其時有爭執之事故敢因逆儉欲得亟停勿煩之教
此在儉貞交結之前故其許莫甚此正孔聖所謂履霜堅氷
至而是即予親聽逆儉之言者也此輩不耐鳥獍之心陰結

復貞先除尹志述噫以我 皇兄至仁盛德決不爲此〻正
若嘉請皇帝非〻 皇兄之意也敎也訖不能售而仙馭上賓
以皐犢無所不至之心陰驕我 皇兄繼述之大孝敢惡我
慈聖誣敎定策之事做作罔測之說傳之又傳致雲吐其
不道之說鏟露其不道之心可勝痛哉〻〻呼嗚及此心焉
欲墜此二条廿載欲謫不忍者諸臣欲爲予而痛辨予若徒
守不忍之心不謫於纂修工說之前其將何顏三朝我 慈
聖亦將何面敢拜我 皇兄今者此謫畧而盡矣洛纂修之
臣其潤成焉○討逆頒敎後因臺請開局録變亂始末名曰
闡義昭鑑